

---

都柏林 – GAC 全体会议

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爱尔兰标准时间 14:00 - 18:00

ICANN 第 54 届会议 | 爱尔兰都柏林

TOM DALE: 大家好，请就坐。我们马上就要开始 GAC 会议了。

请大家尽快坐好。

谢谢！

SCHNEIDER 主席：大家好，谢谢大家能够按时到来。前面半小时我们要讨论的项目非常多，所以我们要尽快开始。我们还要让后面的所有会议也能够及时召开，所以在休息时间之后，我们马上就要重新回来。感谢大家帮助我们节省讨论时间，我们可能非常需要多留一点时间。

我叫 Thomas。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委员会主席。首先，我们轮流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姓名以及代表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另外，我还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中间的桌子是给 GAC 的成员和观察员使用的，周围的椅子是留给对我们的讨论感兴趣的人坐的。

在大家发言之前，我先宣告一下新加入 GAC 的成员。现在，托克劳群岛以及安提瓜和巴布达岛加入了我们，这是两个新成员。这样，我们的成员数量已经达到了 154 个国家。另外，我

们还有新的观察员加入。其中一个是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也就是 ECCAS；另一个是东加勒比国家组织，也就是 OECS。所以，现在我们一共有 34 个观察员。

现在，我们从左边开始发言，依次向右，再向前轮转。

请大家报一下自己的姓名和国家或者是地区，不要说得太快，我们没有提供名牌，所以我要把您的位置记录下来。我很容易记住大家的长相，但是很难记住您的姓名和国家或者是地区名称，所以我要争取记住您坐在哪个位置。另外，我希望大家在会议期间尽量坐在相同的位置，这样可以帮助我记住您。

好的。非常感谢！

身份未知的发言者： 谢谢您，Thomas，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伊斯兰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名叫 [音频不清晰]。谢谢！

PEDRO DA SILVA： 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名叫 Pedro da Silva，来自巴西对外联系部门。

NICOLAS CABALLERO： 各位下午好。我是 Nicolas Caballero，是 GAC 成员，巴拉圭，非常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

**FERDINAND LUCETO:** 主席先生，您好。我叫 Ferdinand Luceto（音译），来自印度尼西亚通信部。谢谢！

**MEGAN RICHARDS:** 我差点儿睡着了。没有，没有，我是 Megan Richards，来自欧盟委员会。我们是 GAC 成员，我们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们从布鲁塞尔花了整整一小时来到这儿。

**MOCTAR:** 我名叫 Moctar。我来自非洲联盟委员会，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

**ALICE MUNYUA:** 我叫 Alice Munyua，来自非洲联盟委员会。

**KAYDIAN SMITH:** Kaydian Smith，来自牙买加。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我是 [音频不清晰]，来自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

**RENGA TEANNAKI:** 我是来自基里巴斯群岛的 Renga Teannaki，是我们政府的 GAC 代表。

---

**RORY CONATY:** 下午好。我是 Rory Conaty，来自爱尔兰的通信部，希望大家喜欢都柏林这个城市。

**JORGE CANCIO:** 大家下午好。Jorge Cancio，瑞士。

**CHEN CHUNG-SHU:** 大家好。我叫 Chen Chung-Shu，来自台湾。

**JULIA WOLMAN:** 大家好，我是 Julia Wolman，来自丹麦。

**FINN PETERSEN:** 大家好，我是来自丹麦的 Finn Petersen。

**RAFAEL PEREZ GALINDO:** 各位下午好。我是 Rafael Pérez Galindo，我代表的是西班牙政府。

**SUZANNE RADELL:** 下午好。我叫 Suzanne Radell，代表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

**RYAN CARROLL:** Ryan Carroll，也代表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员。

NICOLA TRELOAR: 下午好，我是 Nicola Treloar，代表新西兰政府。

LIM CHOON-SAI: 大家好，我名叫 Lim Choon-Sai，来自新加坡。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下午好。我名叫 [音频不清晰]，来自新加坡。

CHARLES CHEW: Charles Chew，代表新加坡 IDA 部门。

SABINE MEYER: 大家好！我是来自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门的 Sabine Meyer。

HUBERT SCHOETTNER: 是的，我是来自同一个国家同一个部门的 Hubert Schoettner。

MARK CARVELL: 各位下午好！我叫 Mark Carvell，来自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NICK SHOREY: 大家好！Nick Shorey，也来自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MAURO MILITA:** 大家下午好。我叫 Mauro Milita，代表的是梵蒂冈城国。

**ANNALIESE WILLIAMS:** 下午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政府的 Annaliese Williams。

**ANDREEA TODORAN:** 大家好！我叫 Andreea Todoran，来自加拿大政府。

**PAMELA MILLER:** 大家好！我是 Pamela Miller，也来自加拿大政府。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大家好！我叫 [音频不清晰]，来自越南。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下午好。我叫 [音频不清晰]，来自越南。

**PITINAN KOOARMORNPATANA:** 下午好。我叫 Pitinan Kooarmornpatana，来自泰国。

身份未知的发言者： 大家好，我叫 [音频不清晰]，来自泰国。

---

ORNULF STORM: 下午好，我是来自挪威的 Ornulf Storm。

ELISE LINDEBERG: 下午好，我叫 Elise Lindeberg，也来自挪威。

THOMAS DE HAAN: 下午好，我名叫 Thomas de Haan，来自荷兰政府。

YUVAL: 下午好，我是来自以色列的 Yuval。

OLEXANDER RYZHENKO: 大家好！Olexander Ryzhenko，来自乌克兰。

OLIVIER GIRARD: 下午好。我是 Olivier Girard，来自瑞士。

FRANCOIS MAURER: 大家好！我叫 Francois Maurer，来自瑞士。

JONATHAN PIZARRO: 下午好。我叫 Jonathan Pizarro，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大家好。我叫 [音频不清晰]，来自波兰。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下午好。Ricardo [音频不清晰]，来自哥伦比亚。

SAMI SALIH：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苏丹 NTC [音频不清晰] 的 Sami Salih。

YOICHI KANDA： 大家好，我叫 Yoichi Kanda，来自日本。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下午好。我叫 [音频不清晰]，来自日本。

JEAN-PHILIPPE MOINY： 大家好。我叫 Jean-Philippe Moiny，来自比利时。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各位下午好。我是土库曼斯坦电信公司的董事长。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音频不清晰]，我代表的是格鲁吉亚。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下午好。我代表的是中非经济共同体。



---

CHRISTIAN SINGER: 下午好。我叫 Christian Singer，代表奥地利。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下午好，我叫 [音频不清晰]，也代表奥地利，我来自奥地利的交通运输、创新和技术部门。

CLAUDINE KARIGE: 下午好。我叫 Claudine Karige，代表卢森堡大公国。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下午好，我是 [音频不清晰]，代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PEI WEI: 下午好，我叫 Pei Wei，来自中国。我代表的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我是一名新人，是中国新派的 GAC 代表。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下午好。我是 [音频不清晰]。我来自中国，代表的是同一个部门，另外，我还在互联网行政管理办公室就职。

谢谢！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音频不清晰]，属于同一个部门，我是中国的 GAC 顾问。

---

PAR BRUMARK: 下午好。我叫 Par Brumark，代表纽埃。

MARKETA PETRUNOVA: 大家下午好。我名叫 Marketa Petrunova，来自捷克共和国。

CARMEN ELIAN: 大家好！我是来自罗马尼亚的 Carmen Elian，代表的信息社会部门。

SORINA TELEANU: 我叫 Sorina Teleanu，来自罗马尼亚。

SASO DIMITRIJOSKI: 下午好，我是 Saso Dimitrijoski，代表马其顿的关键政府部门。

ANDERS HEKTOR: 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我叫 Anders Hektor，代表瑞典。

BO MARTINSSON: 下午好。我叫 Bo Martinsson，还来自瑞典。

JUUSO MOISANDER: 下午好，我是代表芬兰的 Juuso Moisander，来自芬兰外交部。

---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下午好，我叫 [音频不清晰]。我来自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GIACOMO MAZZONE: 大家下午好！ Giacomo Mazzone，代表广播联盟。

PATRICK PENNINGS: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Pennings [音频不清晰]，来自欧洲信息社会部理事会。

BENNETTE THOMAS: 下午好。我是 Bennette Thomas，来自多米尼加联邦。

KATUUKU GLORIA: 下午好。 Katuuku Gloria，代表乌干达信息和通信技术部。

PIERRE OUEDRAOGO: Pierre Ouedraogo，代表法语圈国际组织。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音频不清晰]，代表法语圈国际组织。

CELLOU DIALLO: Cellou Diallo，代表几内亚共和国。

---

SCHNEIDER 主席：

好的。谢谢！

我非常希望我们能有电影院一样的会议室，房间里面的梯级依次升高，这样就容易看到坐在后面的人了。那么，如果大家要挪高位置的话，请让我或者台上我的同事看到您。

谢谢！

我们可能有必要介绍下我们的后勤人员、秘书以及 ICANN 的支持人员。我们从 Olof 开始吧。

OLOF NORDLING：

好的。下午好。我是 Olof Nordling，就是你们最喜欢的给你们发垃圾邮件的 GAC 人员。

[笑声]

另外，好的，就在后面，大家可以转过头看一下，那就是 Julia Charvolen，也是 ICANN 员工。Karin 在哪儿？对，他们已经来了。现在大家认识了。好的。

就这些。

TRACEY HIND：

大家好，我叫 Tracey。我来自 ACIG GAC 秘书处。

TOM DALE：

下午好。我名叫 Tom Dale，来自 ACIG GAC 秘书处。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另外，我们还有三位副主席。第四位马上就会过来。她刚刚下飞机。你们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谢谢！

**OLGA CAVALLI：** 谢谢主席。我叫 Olga Cavalli，我来自阿根廷外交部。

**HENRI KASSEN：** 谢谢您，主席先生。我名叫 Henri Kassen。我来自纳米比亚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

**WANAWIT AHKUPUTRA：** 下午好。Wanawit Ahkuputra，来自信息和通信技术部下属的电子交易发展机构。

**SCHNEIDER 主席：** 好的。谢谢大家。在座的各位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议程上几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比如说选举。我们今年会比去年稍微轻松一些，因为今年不需要关心主席的问题，不过我们有副主席需要重新改选。

下面，我想请负责这项事务的秘书来介绍。

谢谢 Tracey。

TRACEY HIND:

谢谢 Thomas。是的，今年要轻松不少，因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您批准了对 GAC 运营原则的修改，正式将副主席的席位增加到五位。

所以，根据 GAC 原则，选举决策在八月份被收回，应该是把渔业，并且要求大家进行举荐。这就是关于副主席一职的情况。

从 2016 年开始，我们将有四位 GAC 副主席提名国正式入职，他们就是现任的 GAC 副主席 -- 目前都在职，也就是：阿根廷、纳米比亚、泰国和西班牙。所以我们实际上不需要再进行选举，我想这样大家就可以松一口气了。今天的会议上，我们不需要选举。我们可以直接宣布，根据 GAC 运营原则，这四名候选人是通过口头表决由众人选举出来的，他们将在本次会议上结束当前任期，并在马拉喀什履行下一届任期。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Tracey。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谁反对这四名候选人继续担任副主席这一职务，现在就请提出来。看来没人反对，那么就按秘书提议的，我们直接用口头表决的形式选举这四位副主席。那么，如果大家想鼓掌的话，这会儿就应该有掌声了。

[掌声]

谢谢大家。祝贺你们，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努力工作，你们展现了良好的合作精神和精神风貌。很高兴能够和你们在一起工作。

现在，选举的事情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 --

OLGA CAVALLI: 我能说几句话吗？

SCHNEIDER 主席: 没问题，请讲。

OLGA CAVALLI: 谢谢主席。很高兴跟您，还有副主席以及 ACIG 和 ICANN 的后勤人员一起共事。谢谢！当然，只要大家有需要，我随时都可以提供帮助，不管是问问题还是要咨询其他事情，保证来者不拒，随时恭候。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Olga。

欧盟委员会代表。

欧盟委员会代表： 很抱歉 -- 可能我没有注意。我们需要五名副主席，还有一个空缺。我想知道这个空缺有没有人被提名？还是说会自动轮换？或者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TRACEY HIND： 当然可以。这个职位不会自动轮换。目前，2015 年的第五个副主席是土耳其，但是 2016 年他们没有获得提名。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现在只有四名副主席的局面，因为每一年都必须有人提名才有资格。

SCHNEIDER 主席： 所以，我们只有四个候选人，但是现在却有五个副主席的席位。但是，由于只有四个提名者，而且已经通知过大家截止时间是八月末，所以我们就只有四名副主席了。但是明年，如果我们至少有一个主席提名者和五个副主席提名者，那么我们就就会选举一名主席和五名副主席。希望我说清楚了。

好的。我们本周或者接下来几天会简单介绍一下大概情况。秘书，Tom，请继续。

TOM DALE： 谢谢 Thomas。

我必须先给大家说声抱歉，虽然这并不是我们的错误。但是我们分发的这次 GAC 会议议程的版本可谓五花八门，对于这一点，我深表歉意。我可以说，大家可能知道，世界上任何个人



可能都难以控制这种情况，因为 ICANN 现在处理的域 ICANN 问责制相关的问题非常复杂。所以在 ICANN 计划过程中，很多变更迟迟无法决定，大部分都是在以后的面对面交流会议上要讨论的跨社群工作组问责制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进行了许多调整的原因，非常抱歉，在 GAC 议程的最后几天都还进行了一些修改。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 we 得到的版本已经是第 7 个版本了。我希望不要再有 7.1 版了，更不用说第 8 版了。现在，既然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为大家提供了一份议程的复印件，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家知道，一般来说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已经给在会议室的人分发过了。一共有两个版本 -- 一个是彩印版，只有一页总结内容，另一个是更为详细的黑白打印版，也就是第 7 个版本。如果有人没有拿到，坐在会议室背后的 Julia 那里还有备用的，大家可以去拿。我在这里再次给大家道歉。但是，本次会议的召开原因以及 ICANN 会议的许多部分都跟之前有些不一样了。

对于本周要讨论的重要问题，议程很快就在 GAC 处理 ICANN 问责制的主题下确定了好几场会议。第一场会议很快就会召开。当然，在 ICANN 以及 CCWG 之间，后面将会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包括公共会议以及一些工作组会议。这些会议一般不会直接跟 GAC 全体会议相冲突，虽然有可能会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目前如何应对这些会议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大家的意见。第一场会议马上开始，我们一会儿让主席先生来介绍。

但是我们 -- 要牢记的一件事是，GAC 作为跨社群工作组的特权组织，在一些情况下确实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立场。这次在都柏林会议结束时，GAC 是不是会这样做，目前还没有结论。至少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其他人也不清楚。这也不是 GAC 所特有的情况，

而是一种无法杜绝的情形。有些人可能知道，本来今天上午一些工作组会召开了一些会议。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下次会议上，我们会了解最新的消息。这是第一个问题。

本周的第二个问题是领导小组希望大家在后面几轮的会议中多加重视新的 gTLD，以及 GAC 所拥有和将获得的机会，他们可以在以后的轮次中从头开始征询大家对这一流程的意见。这将持续几个流程。在审阅过程中，ICANN 对其中一个流程采取的方式与目前的轮次不同。对于这一点，本周晚些时候会有一个专门的会议。第二个流程的持续时间会长得多，其中包括了与 GNSO 一起制定政策的部分。GNSO 就是通用名称支持组织。未来轮次或者说是后续轮次中的政策制定流程 -- 他们喜欢这样说 -- 也是 GAC 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在明天跟 GNSO 召开会议时，以及在未来轮次的专门会议中，我们都会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的会议上有过一些讨论。也就是 ICANN 的问题 -- 以前常常称为 ICANN 未来会议策略。现在已经不在称为策略了。实际上，以前讨论的事情现在已经在发生了。大家可以知道，明年的 ICANN 会议周期将会有所改变 -- 明年的第一场会议将在马拉喀什举行。我们本周晚些时候会讨论 GAC 的提议方案，充分利用新的组织结构。

第一场会议就是在马拉喀什召开的那一场会议。第二场会议 -- 也就是所谓的 B 次会议 -- 变化最大，将于明年六月在巴拿马城召开。在之后的议程中，我们会介绍和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 GAC 多加留意的最后一件事是，要关注将于明年初在马拉喀什跟 GAC 和 ICANN 会议一起举办的高层政府级会议。本周晚些时候，来自摩洛哥的同僚将跟我们介绍和讨论这个问题。

重要问题就是这些。这些问题都是确定了的，在议程中有明确的说明，希望如此。另外，我们还一如既往地尝试了在议程中确定 GAC 之外密切相关的会议，大家可能会希望核对一下。不过，这些安排也可能会改变，所以请在都柏林会议网站，也就是 ICANN 会议网站上查看完整的计划。

另外，如果有人喜欢使用 iPhones 和应用，可以从 Apple Store 下载我们的会议应用。我不确定有没有提供 Android 版本。不过确实提供了都柏林会议的应用，可以下载到 Apple 设备上。

这是一个测试版，但凡是总有一个开头。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种跟踪会议的有效途径。

我想就是这些。谢谢，Thomas！

TRACEY HIND:

在我结束之前，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今天我们已经转了一圈，大家都依次做了自我介绍。为了方便记录会议内容，我想我上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给大家说过，在我们记录会议内容时，每天都很难区分哪些人参加了会议，哪些人没有参加，比方说，坐在前排的人和坐在后排没有麦克风的人，还有暂时还没来的，等等等等。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就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我们另外想了一个点名的办法，我们会依次传递一个名册来让大家签名，大家拿到后就要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姓名。从明天开始，在那个门那儿，我会放一个筒，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名片放在里面。您只需要投一次就可以了。但这样我们就知道您肯定参加了会议。

如果有人没有带名片，可以将姓名写在我们提供的纸上，代替名片投在里面。

为了鼓励大家这样做，我设计了一个开门奖，我可爱的小助理正在那儿举着呢。奖品是一套共四个餐垫，上面画的是都柏林的一些门图案。大家可能发现这个迷人的城市有很多漂亮的乔

治王时代风格的门。作为小小的奖励，那里就有一些这种风格的漂亮餐垫。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哪些人来参会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注册数据进行判断。

SCHNEIDER 主席：

非常感谢，Tracey，感谢您用这么有创意的点子来帮助我们改进后勤和管理工作。非常感谢。说不定有一瓶很扁的爱尔兰麦芽酒夹在那本书里面或者是什么地方呢。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们会邀请您来品尝。

欢迎刚刚到来的同仁。我看到副主席都已经就坐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昨天非常自然地邀请了他们，因为我们意识到这样会很有帮助。

我只想花两分钟时间来讨论一个问题，我提议大家尽量简单的讨论一下。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家可能都知道，再说一遍，为了参加本次会议，对于有些 GAC 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员，由于签证的问题，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来到都柏林，但起码也是困难重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领导团队中跟相关人员进行了讨论。我们担心的是，这对 ICANN 和 GAC 的包容性来说，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知道这很有挑战性，特使是 ICANN 并不是一个国际性组织，而是一家民间组织，这就导致很多人难以获得正确的凭证来及时申请签证。有部分人员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没能来到现场。

我想给大家的建议是我们会在公报中对与签证相关的难题进行说明，特别是对于要参加政府会议的 GAC 成员。另外，我们会要求 ICANN 跟我们合作来寻找一种改进这一过程的解决方案，具体的措施可能包括尽早通知主办方，他们将需要跟他们的外交部联络，还要跟 ICANN 会议团队一起协商，我们还会给大家寄送公函，这样你们就可以尽早拿到凭证并通知你们的大使馆和领事馆，不管需要什么，都可以尽早做准备，还会邀请 ICANN 跟我们合作，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力支持他们来改善这一情况，特别是从 GAC 获取签证，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签证的问题而被禁止来参加 ICANN 会议，或者耽误行程。

这就是我们的提议。我非常欢迎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会在公报的初稿中用一小段来加以说明，表明是我们邀请大家来参加 ICANN 会议，共同研究改善当前状况的方法。大家有什么意见请发言。

巴拉圭和印度尼西亚。

巴拉圭代表：

谢谢您，主席先生。我支持这个办法。的确有些政府，比如说我们的国家，跟爱尔兰政府曾经达成过某些约定，可能是 60 年或者是怎么样。您知道吗，我自己在机场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所以，我举双手赞成。

---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代表： Tom，我也很理解这些困难。因为，比方说我来阿根廷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困难，期间经历了同样的事情。问题是我们可以使用私人护照或公务护照，也可以使用外交护照进行申请。外交护照一般是给外交官使用的，在其他一些国家机构，我们就会使用公务护照。

现在，不幸的是，在某些 -- 对于某些大使馆，更容易申请私人护照，而有时对于其他大使馆，可能又更容易申请公务护照。所以，我们搞不清楚到底应该使用哪一种护照。如果可以，我就会问大使馆哪种护照的办理时间更快。但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既然是这样，也许 ICANN 可以在伦敦或者是明年的马拉喀什举行的高层政府级会议上跟政府进行沟通。或者下一次 ICANN 可以跟主办国的外交部沟通，让我们更容易申请到签证。

不要忘了，有一些国家或者是地区没有大使馆。比方说，我为了到这里来，我在新加坡的同事不得不跑到雅加达去获取签证，因为我們在新加坡没有大使馆。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好的，阿根廷代表。我们不要花太长的时间。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我们为了让大家参加 ICANN 会议而付出努力，我们会想办法来改善目前的状况。阿根廷代表，请发言。

**阿根廷代表：** 谢谢您，主席先生。就跟您说的一样。我们在阿根廷和其他国家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吸取经验来改进这个过程。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会在公报的初稿中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提出我们的建议。

这样，如果对于会议开幕的发言没有其他要求了，我想可以结束了。现在第一个议程项目已经讨论完了，我们马上开始下一个项目，也就是 ICANN 问责制。

我们可敬的 CCWG 副主席跟我们彼此互勉，他们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帮助 ICANN 加强问责制。他们放弃了自己所有的其他事务，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工作，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让人十分感动。

下午 3:00 Fadi 也会到来。我想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具体的流程。在他们空闲之后，将会和 Fadi 一起来帮助我们。

现在我把发言权交给大家。我们直接开始吧！



LEON SANCHEZ:

我会用西班牙语发言，如果需要，请戴上耳机。我们可以利用翻译服务来听懂发言。

首先，非常感谢给我们机会来到这里参会。非常感谢您的邀请，**Thomas**！大家知道，问责制这个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在团队中已经着重讨论过。我们想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取得的进展。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我们一起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

我能不能用投影仪来播放我们准备的演示文稿？

好的。我们可以开始了。大家知道，这个流程是从去年 NTIA 发布公告开始的，最终分离的 IANA 管理权将交给互联网社群。所以我们从这一流程开始，我们会提交一份联合提议，以便代替美国政府监督 IANA 管理权职能的角色。今天的现状是，在社群名称、协议和数量方面，我们都提交了过渡提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跨社群工作组的问责制并没有建立。

我们的流程开始就晚了一些，现在进度已经落后了。我是说，我们没有跟其他小组一样同时开始。不过现在，我想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所以，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主题。对于这些主题，我们可能需要大家的帮助。

现在我把发言权交给 **Mathieu**，他会给大家介绍我们在本周所取得的进展。**Mathieu**？

MATTHIEU WEILL:

我想用法语发言。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现在 CCWG 问责制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差不多 14 个小时，而且只是在星期六一天。

随着会议的推进，我会给大家介绍许多事情。首先，我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从所有 GAC 成员收到了有建设性的观点，他们的努力、承诺和支持让我们受益匪浅，不管他们是普通成员还是观察员，他们都为 CCWG 付出了自己辛勤的汗水。对于他们的付出，所有参与者有目共睹。

到昨天上午为止我们已经达成的，以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实现的进展与以下几个方面相关：我们在第二轮公众意见收集过程中收到了 90 多条意见。所有这些意见已经逐条经过了讨论、审阅和研究。

在这一轮意见中，我们特别关注的一点是，我们在会议中收到了 GAC 的意见共识。这里是我们所做的重要工作。当然，有些事情是在任何地方都广受关注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要感谢所有 GAC 成员在夏季的努力工作 -- 这并不是一段轻松的时间。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安排工作，你们在许多方面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大家所提供的意见说明 -- 我想再说一遍 -- 绝大部分意见都是非常有用的。

不过，有些方面让人很担忧，而且一般都是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一个负责的或者说管理完善的体制中 -- 对解释者而言很幸运 -- 在这样的体制中，所有相关方都不能置身事外。我们有许多灵活机动的元素。所以要达成一致的结论非常困难，情况就是这样。随后我们会转到其他模块或者其他部分。

引发担忧的所有这些元素都与权利的集中化相关，与剔除组织成员相关的权利有关，还与由于这些措施而导致的风险有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工作进行了组织的原因 -- 昨天我们已经开始处理这些问题。他们现在思维十分开放。大家可以在幻灯片中看到我们在最近两天所取得的进展。

这里还有几个没有达成一致的地方。大家也可以认为是主题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对于大多数主题，我们都争取达成了一致，所以大部分小组可能会同意这些已经确定的事情。

任何人，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来一起商讨细节问题。但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并对一些关键的主题达成一致意见。

左边这些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主题。我们有一个小组在合作解决这些问题，他们颇具建设性。我们已经渡过了不能倾听彼此之间心声的阶段。在最后两天，我们营造了一个相互坦诚，精诚协作的工作环境。非常棒！

在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之前，我要说一下这里的一个方框。这是一个还没有 -- 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与状态的变化相关，也就是与压力测试相关的状态变化。

我们要向 GAC 道歉，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提出问题的方式不合理，影响了讨论效果。当然，讨论并没有按预期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们，我认为，所有参与进来的人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因此我们要对此表达歉意。即使是这样，大家知道，这并不是讨论的终点，我们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在考虑采用新办法来展示主题的介绍。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达成协议和一致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在周五的会议之前所讲的内容，今天的会议上许多人都参加过那一次会议。我们发现，讨论动力给了 GAC 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讨论，这对小组来说更容易接受，而且也更适合小组，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提议达成一致的意见。

所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我们已经停滞了，可以说，我们是在等你。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现在我尽量讲快一点。

在这张幻灯片中 -- 我们可以直接向前跳，请切换。下一张。因为我不打算讨论细节问题。

从我们的工作开始后，这四个模块就一直存在。这是因为根据问责制的要求，它的原则是关于职能方面的，并且这全部都获得了充分的支持。所以在我们收到的意见中，没有关于这几个模块的疑问。

这非常重要。当然，由于有基本规章制度的概念和独立的审核小组，所以我们还会有某种形式的发展，它们可能会变成强制性的，也可能不会。我觉得应该有社群具有更大的权利，不过数量应该有所限制，而董事会则有责任和义务解决当前的问题。董事会的角色应该有所加强，以便让他们必须对社群以及这里所显示的所有实体负责。这是最新的一些内容。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请 -- 嗯，这是一张动画幻灯片。但，请继续、继续、继续、再继续。

好了，最后一点 -- 接下来我会把话筒交给 Thomas Rickert。在这些公众意见中，我们听到的元素很多与期望相关。但在我们的提议中，期望必须作为要点加以扩大，并且大部分跟这四点相关。

首先，避免霸占。

其次，在 ICANN 机制中避免权力的集中化和再分配，这样才能对任何事情都不动摇。

第三点是包容性。不仅在 -- 对于 ICANN 的一般参与者是这样，对其他人也是这样。最后一点，提高效率，让整个体系高效运作，从而实现我们提前预计的结果，而不会出现意外的事情。Thomas 现在将给大家介绍已经提交的最重要的变化。Thomas，现在请您发言。

THOMAS RICKERT:

非常感谢，主席！大家好！回顾和报告一下我们的进度非常好。冒着大家嫌我啰嗦的风险，我要再强调一下，再说一遍我们之前说过的话，非常非常感谢每一个 GAC 成员的紧密协作，以及 GAC 所提供的宝贵意见。这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合法性来说至关重要。让我们继续精诚合作。从小组的层面来看，我觉得真是令人鼓舞，不管各种背景的人员都要相互交流，共同寻找可相互接受的解决方案。

但话说回来，Mathieu 介绍过主要主题，对于关键要素我们仍然要进行仲裁，同时考虑我们所提供的建议。再说一遍，也就是需要回避霸占风险、权利集中化和权利再分配。如果大家听到了这些词，并且 -- 如果大家反映在我们的第二份报告中提出的内容，也就是主要基于投票的部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触发警报。

虽然我们做出了诚信的承诺，力争让我们信奉的投票只读反映社群共识，但还是有人担心少数 SO 和 AC 可以投票，这可能让少数决策者实际上代替整个社群，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跟 GAC 对 GAC 的地位进行了沟通，不管 GAC 是否可以投票，也不管它是不是能够保持顾问角色。我们内心要牢记这一点，并且想出决策制定方法来避免这些风险。

另外，我听说，如果将投票权授予社群中的部分 SO 和 AC，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体现得不太具有包容性。我们

也想了这个问题。最终我们决定创造全新的方法来执行社群决策。

让我们来看下一张幻灯片。

我想在目前这个阶段，必须要记住，只要在在 ICANN 谈到赋予权利的社群，我们都会有三个阶段，三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在社群和董事会之间有一个互动阶段。比方说，当设立一种预算、一个运作计划或者是一个策略计划时，ICANN 社群需要跟 ICANN 董事会沟通。到那个时候，在进行这种互动之后，董事会才会对这这些问题作出决策。

这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在社群作出制定决策。但是我们不考虑那些，只要完成这一过程，任何时候，当我面讨论这个问题时，最先都会有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效果越来越 -- ICANN 董事会与 ICANN 社群之间的交流，延伸到决策制定的这一阶段升级的风险就会越低。

如果董事会与社群在这一阶段没有产生可相互接受的解决方案，那么就可能需要强制执行社群权利。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第一和第二个报告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互动阶段和社群利用权利制定决策之前的阶段就要做得非常好才行。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很有希望不需要强制执行社群权利。

再说一次，在进行互动以及在董事会通过解决方案之后，我对第二个阶段拍摄了一个快照，比如说对预算或者是决策计划。

那么，如果社群中有人觉得董事会的做法不对，可以提出个人的反对意见。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关于升级路径的问题，如何让社群形成是否正式反对董事会决议的意愿。对不对？这是 -- 这完全是新内容。在洛杉矶我们一起开会时以及在这次的会议中，这些内容就已经编制好了。

那么有个别人说董事会在预算方面的安排完全不对。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会找一个 SO 或者是 AC，最好是跟他们有关联的组织，这样可以获得小组的支持，从而启动这一流程。那么，到了这一步 -- 异议已经提出了，并且有一个小组答应提供支持，董事会决议可能有问题，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预先通告。我们需要在管理方面做大量的工作。我们不能让大家从全世界跑到这里来参加会议讨论一个危机的问题。但如果有个别的小组提出了异议，我可以邀请社群开一个电话会议，看看是否有其他 SO 或 AC 也有同样的异议。只有达到根据社群权利和提出的问题确定的特定阈值时，才会 -- 我们才会在社群论坛上发起讨论，所有人公开辩论，进行坦诚布公的对话，整个社群的人都可以发言，可以支持提出的问题，也可以解决问题，并且说董事会的决策并没有错。

这是为了让整个社群公开透明的对问题进行讨论，从而形成对相关问题的意见。



完成之后，不同的 SO 和 AC 会根据自己的程序制定决策。如果某一 -- 然后可能会达成共识。要达成共享，根据相关社群的权利，可能需要一定数量的 SO 或 AC 支持异议。并且对于共识，不能有超过一个异议。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出现社群决策与董事会解决决议相左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否决董事会采纳预算提案的决议。

但随后我们不会直接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社群权利之前，我们另外设置了一个步骤进行调解。

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产生很好的牵引力。重复一遍，这是一项全新的措施，目前正在制定之中，我们已经做了几个星期。不过最终还需要我们小组的正式确认。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可以将社群决策方法从投票决定过渡到基于共识来制定决策。

现在我们来看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希望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我们不会进行投票。如果我们只批准少数小组投票，那么可能会产生认知风险，这可能会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从而引发霸占风险。所以我们要排除这种风险。我们来讨论如何达成共识。在 ICANN 成立之初，如何达成共识就是一个主要的主题。我们从行使社群权利的更深一个层次来讨论这个问题。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再重复一遍，根据我们当前的进展情况，我们不会进行投票。另外，社群内的所有小组都可以参与决策的制定。社群的各个组成部分不需要具备法人或者是公司性质。所以，根据一致的意见，对于 SO 和 AC 的社群，所有组成部分的法律状态可以完全保持不变，就可以参与这种决策制定方案。那么，在本质上，我们是在从投票的方式过渡到基于共识的决策制定流程。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那么问题来了 -- 大家记得，我说过，在董事会执行决议之前，我们要在社群与 ICANN 董事会的交流阶段做好工作。然后我们可能需要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我刚才所介绍的升级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没有解决问题，也就是调解失败时，社群才有必要强制执行社群权利。这种情况是我们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在进行讨论。不过，尽管如此，社群机制到底如何建立，我准备一些主要的主题，在这张幻灯片上我将跟大家一起分享。

现在，在幻灯片的下半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如果社群与董事会之间有交流，那么董事会就会做出决策，这样的决策不是社群所喜欢的，社群根本不可能提出异议。那么，如果社群不同意，就没有途径可以求助。

在新的方案下，我们会安排资源来管理五个社群的权利。这就是你们在左侧 -- 在幻灯片的右侧看到的内容，通过社群机制。

我们解释一下。对于所有社群权利而言，在召回董事会、罢免董事、更改标准规章制度、更改基本规章制度、以及推测预算决策计划和运营计划方面，社群可以提供强力支持。我们可以将这些纳入章程之中。所有说这些社群权利将会存在，对吗？看来大家对这一点没有疑问。唯一的问题是，如果所有这些措施都失败，社区如何强制执行社区权利？

这种机制不会是超越董事会的董事会，也不能是更高层次的 ICANN、ICANN 2 -- 这会引发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设立 ICANN 3 来控制 ICANN 2，循环往复，无穷无止。所以说这不是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想法是建立一种具有可执行性并且避免霸占的机制。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要根据共识来制定决策，从而消除霸占的风险和权利的集中化。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幻灯片，为社区机制实施这一点的主要主题是什么？这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地方共同制定决策。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法定实体会是单个成员还是单个指定人，这是小组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但我们希望在一个地方共同实施社区权利，从而弱化权利的集中化并避免霸占。

社群权利只能共同执行，所以没有一个单独的小组可以执行成员权利或指定人的权利，或者是其他意义上的人员可能会考虑的权利。

我想这里应该停一下，因为这里有很多内容需要讲解。我把话筒交给 Leon，让他来讲解这些信息。

LEON SANCHEZ:

现在是 Leon Sanchez 在发言。谢谢，Thomas！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了有一定的进展。我们几个 GAC 成员非常积极的参与了。因此，我想再次感谢大家。

主要信息如下：考虑到通过不同意见所提出的译文，我们理解社区将会做出决策。对于权力的行使，应该是对权力的强制执行做出决策的社区来实施。社群作为一个单位，作为一个整体，就不会有分割或霸占的风险，因为社群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制定决策。

显然，这样可以消除权利集中到一个特定组的风险。这样还可以让社群的所有组成部分，所有 SO 和 AC，都可以积极参与到这项运作机制中来。所以，很显然，这可以促进包容性，还可以降低霸占的风险。

利用这一指导原则再加上这些驱动因素，我们的小组就可以继续努力确定模型。正如 Thomas 所说，我们还在考虑到底是采用成员模型还是指定人模型。现在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想征询大家的意见。你们的确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所以我们想邀请大家继续帮助我们来解决这最后一个还没有确定的问题。我们知道大家已经对这个问题有所讨论，或许大家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在大家将自己的观点告诉我

们后，一定会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再次谢谢您，Thomas，感谢您邀请我们跟您对话。我们可以回答大家提出的任何问题。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Leon。我不是叫大家现在就提问。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写在纸上，因为我们马上要把话筒交给 Olga，让她花几分钟时间来重点讲述一下，起码她作为副主席和小组的 GAC 成员，对于这个问题，她的观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对政府而言，并不是所有元素都同等重要。之后 Fadi 将会讲几分钟。完成后，我们会在会议结束时进入问答环节。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的时间会不够。那么请 Olga 继续吧！

OLGA CAVALLI：

现在是 Olga Cavalli 在讲话。谢谢，Thomas！因为 Leon 讲的是西班牙语，大家现在都带着耳机，我现在 -- 现在已经切换到了西班牙语，我要利用我们优秀的口译服务。谢谢，口译员，你们非常棒！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用我自己的语言编写的简短演示文稿，我准备了一份幻灯片 -- 只有几张。这一点已经有三位副主席解释过了。我要借此机会感谢这三位副主席所做的优秀工作。

Leon、Mathieu 和 Thomas，你们让我感到由衷的钦佩。我非常理解，你们在执行的是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工作。对我们来

说，作为政府，你们的工作十分出色。我不打算对这种幻灯片上的所有细节都进行讲解，因为这些内容已经有人讲过了。从他们的阐述可以看出，许多问题还在讨论之中。

我们会有时间来审阅最后的提议，并且作为 GAC 或整个社群，或者也可以作为单个国家或地区来提供意见。

Julia，请帮我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好吗？

我重点讲一下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几件事。首先是在这个新的 ICANN 阶段，对政府角色的定义。如果我们说的是协调或者是关键资源协调方面的具体角色，某些政府关心的问题，如果 GAC 提供的建议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技术性质，那么 ICANN 是否可以实施。与公共安全、最终用户、安全防卫关联性更大的问题，执法机构感兴趣的主体。如果 ICANN 的使命是关注一些具体的主题，那么 GAC 的建议可能会超出新的 ICANN 所定义的范围。

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加以重视的一个元素。

我们还要考虑的另外一个元素是，而且我确定我们需要大家的关注，就是 ICANN 内部对核心价值的定义，ICANN 有一个定义是，作为私营机构领导的 ICANN，从本质上而言，ICANN 是私营机构进行管理的。我们也提到过与私营机构的这种关系，另外还有关于私营机构的定义，过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解释。

有一些意见认为，在 ICANN 核心价值部分，针对私营机构的这种具体关系与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模式在定义时确定的定义在时间上不匹配，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流程和 NETmundial -- 也就是 2014 年在圣保罗举行的会议上 -- 都是如此。所以这是仍然讨论的问题，在昨天提交的新版本中，有一个私营机构的定义包括了下面这些元素：企业、技术社群、学术机构以及民间团体。根据在 WSIS 和 NETmundial 等流程中所达成的其他定义，有一些人坚决认为这种私营机构的定义并不合适。

这是一件引人深思的事情，需要大家深思熟虑。

请转到下一张幻灯片。

下一张幻灯片讲的是压力测试 18。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来翻译压力测试这个词。

这是对 ICANN 规章制度的修正案的提议。那么，这里有什么重要的问题？今天，在 ICANN 规章制度会议上，有一项强加给董事会的义务 -- 对 GAC 建议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董事会不接受 GAC 的建议，那么董事会就需要寻找一种相互接受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今天的规章制度所规定的内容。

提议的修正案认为只有在 GAC 的建议已经在 GAC 成员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时，ICANN 董事才需要寻找一种相互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董事会打算拒绝 GAC 的建议，而 GAC 的建议已经在 GAC 内部达成了一致，那么董事会就需要寻找一种相互接

受的解决方案。对于 ICANN 规章制度的潜在修正案，这里就是我们有不同意见的地方。

那些支持这一修正案的人认为这为 GAC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可以持续地为提供给 ICANN 董事会的建议寻求共识。而那些反对这一修正案的人却说董事会应该继续关注 GAC 建议，而不管如何实施建议。

所以 GAC 实施建议取决于自己内部的决策。因此，不管如何，董事会应该考虑 GAC 建议，而不管建议是如何制定的。

现在我们转到下一张幻灯片。这是最后一张。

作为章程组织，作为这个工作组所涉及的一个 SO 和 AC，GAC 有哪些选择？我们有一些与未来的阶段相关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会发展成具体化的工作流 2 或者是下一个 ATRT。在司法管辖区方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哪个司法管辖区适用于 ICANN？对于某些国家/地区，还有关于多样性的问题。ICANN 中的多样性是什么？我们讨论的是本地的社群，还是涉及全世界的社群？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非常感谢，Olga，感谢您的概括。

现在我想把您介绍给 Fadi Chehade，他是 ICANN 的 CEO 和总裁，他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次讨论。我们觉得让他参加这次讨论可能也很有帮助，所以我们接受他的好意，让他在这里参加



一小时的讨论。我不想错过机会，所以会直接将发言权交给他。

随后大家都可以提问，所以请写下您的问题，在 Fadi 完成讲话后就立即交上来。当然，要尽量简短地提问。我们 -- 我们问的问题越短，他们回答的问题就会越多。

谢谢！

FADI CHEHADE:

谢谢，Thomas，感谢 GAC 主席和副主席邀请我来 -- 感谢接受我的请求，让我来这里讲话。

我想到了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已经被冗长的讨论弄得精疲力尽了，我们都要对这些信息进行筛查才能找出前进的道路。我自己也不例外。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赶上进度。而且我知道，你们许多人跟我不一样，你们大多还有其他工作要做，还要参加大量的活动，要在这里保持进度实在不容易。

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将在几个月后离开 ICANN，因此，我 -- 坦白而言，我跟这里的关系已经不大了，不过我仍要坚持在布拉格的最早第一次会议上跟大家分享的原则，也就是多利益相关方的原则，有关工作组构建世界所需所求的原则，也就是：所有利益相关方汇聚一堂，共同商讨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全世界现在对我们的机构是非常非常失望的。如果大家看看每年发布的 Edelman 信任指数就知道了，全球每一类机构

都在逐渐丢失人们的信任。政府、企业，甚至学术界的信任度都在下降之中。民间组织更是江河日下。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真实现状。随着互联网论坛的兴起，人们的能力越来越强，而信任却在逐渐减弱。我们处境艰难。

在这种环境中，ICANN 提出了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机构的总体概念，并且提出要勇往直前，更进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在我们的三位主席的带领下，他们就坐在文档右边，我们的社群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在我看来，他们完成的工作十分出色，因为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这项工作难于登天。

在三个星期前，我跟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共进午餐。他们问我工作进度如何，ICANN 的问责制讨论得怎么样了，他们对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们所做的尝试是史无前例的。全世界还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承认不管是政府，还是他们这些学术治理教授都未曾面对过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在一个没有旗帜引领，没有法制环境授权的地方，创造一种极其多元化的，包罗万象的权利分享模式。我们通过社群的方式来加以实现。这很难。

所以当我们面临这种困难时，我们需要保持冷静沉着，还要知道我们所有人现在都会派上用场。我们会关注决策的制定和框架的搭建方式。这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们有些人认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已经摇摇欲坠。如果我们这么说，那就是我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这就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

这三位所主持的工作恰恰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对话、讨论，充满活力、富有激情的立场。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大家都了解这一点。你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见识过，而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实行。这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希望大家要充满信心，我们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且我们会并肩作战。这就是在多利益相关方环境下实现良好结果的康庄大道。现在，政府，比如你们，在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时会说：“我们一般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希望的不是这样。”

不过他们这么想无关紧要。这是对你们的邀请，因为你们大部分人，比如 Kavouss 和其他人都参与这个流程，在这个流程中，你们都会监督我们的工作，也会发挥自己的能量。

我非常肯定，到都柏林会议结束时，我们将会更加清楚如何推进这一流程，而且我们必须清楚，无路可退。否则，我们将无法达到社群所设定的过渡时间，也就是跟美国政府约定的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结束的时间。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 所有人都要牢记在心。社群对我们有时间要求。我们约定的延期一年。根据这个时间规定，如果我们在今年年末还不能准备好一份美国政府所要求的提

案，那么能不能按时完成就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在 2017、18 或者是 19 年完成过渡。我们并没有一个截止时间。美国政府没有提出过截止时间。没有人给我们提出过截止时间。只不过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所想的截止时间将难以达到。

现在，我们怎样才能能在 2015 年底之前准备好一份提案？好的，我回顾一下几个步骤。

董事会将提案提交给美国政府。要提交提案，董事会需要先收到提案。董事会从哪里可以收到提案？不是他们。不是 ICG，对吗？首先，我们要将这份提案提交给章程组织，包括大家在内，让大家进行批准。在大家批准之后，我们会将它提交给美国政府。

现在，大家需要花时间来审阅和批准提案。我们假设需要一个月。这 -- 在政府看来，这么长的时间可以快速读一遍，但我们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月。我是实话实说。

所以，如果大家在 11 月末可以完成这份提案，那么大家就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来检查，而且只有这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之后我们就要把它提交给美国政府了。

现在，为了让他们在 11 月末之前完成，我们需要准备两份提案。我们需要 ICG 提案，还需要 CCWG 提案。ICG 提案全部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时间限制的问题。

但 CCWG 提案还没有完成。因此，现在我们的重点就是如何在 11 月末之前完成这份提案，这样大家才能及时拿到，希望，在你们的鼎力帮助下 -- 不是你们，而是 GAC；所有章节组织 -- 我们可以审阅这份提案，希望提案可以得到我们的支持，然后在年底之前，董事会就会将其提交给美国政府。

这样，NTIA 才有时间来进行审阅，并且也才有希望让我们继续前进，然后我的团队才能实施这份提案。也有人问我们：

“你们干嘛不今天就开始实施呢”？呵呵，因为我们根本还没有提案。我们怎么实施呢？不过，这份提案有一些部分还是可以实施了。好的。那么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部分吧。我们已经在准备了。星期一上午，我们的主席 Akram 会跟我们介绍一些将要实施的活动。

所以，我只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致情况，让大家知道这些任务是如何组合的，美国政府将在 1 月份或者 2 月份审阅提案。请大家不要忘记，在国会上有一个称为 DOTCOM Act 的法案已经通过了众议院，不过还没有通过参议院。如果它在今年末通过参议院，或者如果纳入政府综合提案的某些组合措施中，那么就会成为法律。一旦它成为法律，那么单单这项法案就要占据 Larry 数月的工作时间，因为这项法案要求 Larry 证明我们的提案符合美国 NTIA 要求。一旦他证明，他就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让国会跟他展开对话。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加以重视的事情，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我们马上开展工作，我们要想办法顺利地渡过这个重要的阶

段，在年底之前完成 CCWG 的工作。现在离 11 月还有多长的时间，Leon？大概是五周对吗？六周？

LEON SANCHEZ:

还不到。

FADI CHEHADE:

还不到。那么就是五、六周，这段时间内，他们就要废寝忘食地工作了。顺便说一下，他们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也许大家不知道。Mathieu 在法国经营着一家最大的 ccTLD 公司之一。Thomas 也要照顾自己的家人和生意，而这里的工作是义务性的，但是他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Leon 也在墨西哥城也是担任一名律师。但他们和记录员一起付出了许多辛勤的汗水，再次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

但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为他们着想，也为我们自己着想，我们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完。为什么都柏林的会议很重要？在都柏林，我们将对桌面上的这些内容，也就是对我们需要决定的东西进行深思熟虑地评估，并且有希望来一个总结，可以这样讲，在商业上广泛的同意可以称之为条款说明书或者是协议框架。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问题的每一个答案都写下来，但是我们可以对问责制的董事会框架达成一致的意见。如果我們可以在都柏林会议结束时实现这个目的，并且我们这里的几千人都来做这些工作，那么我认为在都柏林会议结束时和 11 月末之间，我们有信心一起完成这些事。

这就是我们的打算。这是最理想的计划。我希望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因为目前我们没有其他计划。我们也没有时间来想其他计划了。

所以 -- 这让我们觉得我们剩下的事情就是作出决定。是什么呢？

现在，对于这个流程，我身涉其中且也积极参与，但同时我又即将离任，所以，在这儿我已经没有特权可言，而只是普通一员。我来到这里只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和我所了解的知识，帮助我们继续按照我们共同的原则解决问题。所以我编写了这个演示文稿。它花了我差不多 52 个小时，这并不是在白天完成的，而是花了我一个又一个夜晚编写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了解我们目前的境况。我们不必把它当成某个观点，它只是一个平台。如果我觉得某个问题上可能会出现多个观点，那么我就会提供几种方法。但是希望大家尽快阅读，尽快读懂，因为这可能会告诉我们在本周完成工作的方法。

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是，左边的要点是供大家做出决策的。第一点是我们如何 -- 我们如何将 ICANN 建设成一个让社群信服的申诉机制？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如果社群不同意董事会的决议，他们怎样才能有效的提出申诉？对不对？这是需要我们做的事情。

目前社群对我们的董事会并没有约束机制。如果大家看看我的演示文稿中的第 9 部分，其中清楚地写道 -- 是谁在操作幻灯片？可以转到第 9 部分。

第 9 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看自己手上的，也许更加清楚，在第 9 部分，我们介绍了一种约束仲裁机制，这实际上来自 CCWG 问责制提案的第 5.1 节，就是为要约束的社群建立一个独立审核小组。ICANN 必须为社群中引入独立审核小组的参与方支付报酬，但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这笔钱。要保证这个独立审核小组有固定的评审团，并且是由专家组成的，还要有空才行，这样我们每次才不需要花半年的时间才能找到他们。这个独立审核小组的工作效率要高。不能一个决策让我们等上一年半载才有结论。我们希望可以快速地获得决策。

所以这就是这个决策的目的。我想 ICANN 的董事会 -- 我们不是在这里为他们辩护。我只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讲话 -- 已经接受了这个模式。这是一件好事。

实不相瞒。自始至终 -- 如果不是坐在我右边和那边的人 -- 不光只是他们，当然，还有 CCWG 和他们的领导团队，如果不是这些人的共同努力的话，ICANN 董事会绝不会接受什么约束仲裁机制。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一种约束仲裁机制。其中的详细内容来自社群的提议，而不是董事会。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这意味着，如果社群不同意董事会的意见，可以利用可靠的机制来向仲裁法庭申请仲裁 -- 抱歉 -- 应该是向



独立的评审团申请裁决，也就是针对董事会决策的判决或者是裁断。

现在，当然，社群会担心如果提出申诉，那么会怎么样？如果 ICANN 董事会以势压人呢？或者说如果 ICANN 董事会对约束仲裁置之不理呢？

好的，首先他们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 ICANN 选择不参加社群独立审核小组的决策，那么决策就会束之高阁。我们也会将这一点写入章程之中。我们会确保这一机制可以强制执行，这样社群才能始终发挥约束仲裁的作用。另外，对于第二点，如果说我们建立了约束仲裁机制，但 ICANN 却不遵守的话，那么怎么办？我想着这种看法比较偏激。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发生。ICANN 从来没有对任何仲裁置之不理过。不过凡事只怕万一。如果我站在大家的立场或者是站在社群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我会说，我希望自己手执法鞭。如果你告诉我这是一种约束仲裁机制，那么我就需要有强制执行的权利。

对于加州公司，强制执行约束仲裁机制的途径是向加州法庭申请强制执行。这是唯一的可行办法。

现在，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是万分之一。但这是强制性的，仍然有必要。我们需要这种机制，因为社群中有些人觉得我们需要建立强制执行力。强制执行力在第 15 节的方法 A 中进行了介绍。

我们有多种途径可以实现强制执行力。目前社区正在讨论一种称为“指定方”的模式，这就是一种强制执行模式，通过这种模式，社群可以告诉法庭：“我是指定方，我要强制执行约束仲裁机制”。这是一种可行之法，是我们处理这种情况的一个途径。

我们还有其他途径。我的文稿中给大家提供了另一种没有讨论过的途径。我们可以在章程中说明我们的监察官是强制执行人员。这样，我们的监察官就成了唯一的指定方，他们可以强制执行任何决策。这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办法总是有的，但如何走却并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依靠 CCWG 以及其他努力想办法的人来寻找一条合适的强制执行途径。

我希望大家注意的最后一件事是董事会成员解除问题。对于那些了解公司情况的人，我就来自公司，在公司，如果公司的股东想要推翻董事会的措施，应该怎么办？他们会解除董事会。他们会召开一个股东大会，然后解除董事会或者解除董事会成员。

所以，如果大家看看第 4 部分，就会知道有很多方法可以解除董事会成员。我们要知道一条原则。社群可以解除董事会成员重要吗？我们相不相信这一点？我说下我的观点。我觉得重要。我觉得社群可以解除董事会成员这一点非常重要。

问题是：如何解除，以及按照什么原则去解除？那么，比方说，如果我坐在 ICANN 董事会会议上 -- 并且我现在不是董事

会成员。我很轻松地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因为我是 CEO，所以我在董事会有一个位置。其他每个人都需要经过许多社区流程才能坐上这个位置。但是我的 15 个董事会成员同事，他们都在董事会上有一席之地。

我们的最终角色是什么？我们的最终角色就是任务的守护者，代表着 ICANN 的公共利益。这就是我们的最终角色。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说，在各方面的事情通过大家的意见后，ICANN 董事会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部门，毫无疑问，政府在保证公共利益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一旦它作出决策，董事会就必须支持公共利益，董事会的成员来自 ICANN 不同部门的各个单位。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机会。

现在，如果我属于董事会的成员，我就知道如果我不去做社群要我做的事情，明天就会有人要我的命，我怎么能不关心公共利益呢？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解除董事会的成员，只要他们不遵循章程，不重视 ICANN 的使命，那么我们就应该将他们解除。

SO 或者是 AC 都可以解除他们的董事会成员，但是有经历一个流程。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没有投我们的票就将他们撤职。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会在不知不觉间建立一个喜欢阿谀奉承的傀儡般的董事会。这不是我们保护 ICANN 公共利益的方式。

所以，我们要建立解除董事会的机制。我们提出了几个建议。每一名董事会成员进入董事会之前都可以前一个协议。协议的

内容要包括社群设立的条件。例如，是不是要记得我刚才讨论的约束仲裁机制？如果约束仲裁机制说 ICANN 要做某件事，而董事会成员反对这样做，那么大家就可以拿出协议，如果他们反对，就要辞去职务。那么他们马上就要离开董事会。所以我们可以设定条件来让董事会成员支持我们关心的事情。我们还要保证约束仲裁机制可以解除董事会成员。当然，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可以保证约束仲裁机制能够强制执行。所以，这样大家就可以最终控制董事会成员了。

我觉得 CCWG 现在正在前进，就像我们说的，他们的方向明确，以共同的解决方案为中心将我们的社群团结在一起。我相信，几天后我们就会明白社群的所需所求。我想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结束之前，我还想说的是：我已经准备离开 ICANN 了，那么在这个流程中，我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什么事情让我们通宵达旦的工作？当我们和你们的许多政府人员开会的时候 -- 我在布达佩斯的 ITU 会议上见到了许多部长和政府官员 -- 他们问我，在我离职之际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在大家心里什么是最重要的？实话实说。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在这次问责制改革结束时，我们最后会破坏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如果我们破坏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 -- 已经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并且建立实际上会让我们霸占的组织结构 -- 顺便说一下，我们都认为霸占是错误的，政府经常这样做。坦白而言，ICANN 政府可能已经以最合作的态度来让这一流程可以正确执行了。

我最担心的还有将霸占转移到特殊的利益团体。我们必须保证 -- 还有你们的政府必须帮助我们保证 ICANN 的优势在于其独立性。它是完全独立的。如果我们失去了独立性，我们就会丢失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我们会失去拥有的一切。我们必须保持独立。独立于霸占，独立于特殊利益，只为公共利益服务。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机遇，也是你们的机遇，女士们、先生们，这一周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些原则，让我们共同维护 ICANN 的多元化、包容性、开放性和多利益相关性。谢谢！

SCHNEIDER 主席：

非常感谢，Fadi。我注意到我们来自伊朗的同事 Kavouss 离开了会议，他很快就会回来。他说过他要发言。所以，万一我忘记了，请提醒我一下。

另外，Mathieu 想要讲几句话。那么我就把话筒交给你们吧！谢谢！

MATTHIEU WEILL：

非常感谢，主席！不，我会用英语来讲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Fadi 的讲话跟之前的演示文稿有一点重复。对于 Fadi 对我们工作组的工作进行的说明和演示，我想纠正几点，我想着对会议室里的每个人来说都值得注意。

第一点，Fadi 介绍的幻灯片文稿提出我们已经召开了 14 个多小时的会议，这已经是过时的数据。我强烈建议大家优先参阅我们刚刚提供的 Olga 的演示文稿。因为，没错，一切都进行得很快。所以关注最新的材料很重要，这样可以保证让大家更有效地进行辩论和讨论。

第二点，Fadi 提到我们工作组在调查指定人模式。这其实不完全是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在处理的第二份报告关注的是角色成员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的异响工作是调查角色指定人模式具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但是我们工作组并没有将重点工作转移到其他任何事情上去。

还有 -- 我还要指出的一点是仲裁模式已经是董事会意见的一部分了，已经纳入了经过评估的公共意见之中。我们 -- 我们已经在进行法律审核，有工作组在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总结的一点，对于它的效力，我们在法律方面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即使在律师之间，也有不少的争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存在法律效力不确定性的原因。

最后，我觉得对董事会成员解除的讨论非常有意义。我们了解了 Fadi 对这个问题的个人意见。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今天早晨已经在许多董事会成员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所涉及的大部分人都表示它们会支持我们所建立的机制。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取得进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跟 Fadi 一样，我也要告诉大家时间所剩无几了。所以现在正是交流、讨论的时机，我们要以准确的事实为基础，避免牵涉到任何不确定的事情，否则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加难以决断。这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的职责。非常感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小事一桩。我想略有重复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坏事。虽然耳有所闻，但还要集思广益才能理解透彻。我们要知道事情的发展总是很快。我不必再告诉大家我们打算咨询的政府，就算你只有一天没来，你可能已经落伍了。这说明我们的辩论非常活跃而具有挑战性。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就把发言权交给大家吧！谢谢！

THOMAS RICKERT：

是的。在内容方面，我不想增加什么，只是要提醒大家这周我们有两场交流会议。第一场安排在星期一上午的开幕式之后，第二场安排在星期三。在这两场会议上，我们会给大家 -- 给参会听众深入概述我们目前的进展情况。当然，我们会讲得比较简洁。对于细节问题，我们不会详细讲解，这是为了把时间留给大家进行讨论。

但是，在这两场交流会议上，我们会报告目前的进展。在星期三，我们甚至可以报告在星期一到星期三之间所取得的进展。这就是我们的安排。

**SCHNEIDER 主席：** 谢谢！现在把发言权交给 GAC 成员。请不要发表冗长的声明。讲话要尽量简洁。提问要简短而准确。

首先请巴拉圭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发言。

**巴拉圭代表：** 谢谢您，主席先生！我要向我的好友 Leon Felipe Sanchez 提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会用西班牙语发言，毕竟我们俩的母语都是西班牙语。

Leon，我想跟您确认一下我对您的讲话的理解是否正确。可以切换回您展示的幻灯片吗？我想应该是第五张幻灯片。

在我们回到首府的时候 -- 对于我，当我回到我们的首都时，我要跟我们的部长解释这个组织结构是如何运作的。

所以，假设我们所有人都接受这整个机制，我们讨论的是终结贫穷，那么我们追求的就是世界和平。所以所有这些事情都取决于加州法庭对吗？是或不是？

**LEON SANCHEZ：** 感谢你提问。是的，我们必须依靠加州法庭。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谢谢！大家好！我不会啰嗦，虽然我的非洲同事给我准备的是一份长篇声明。所以我现在就直接跳过去。我只想讲两三个要点。

第一点：非洲方面和我们所有 AUC 成员都非常支持这项工作，我们希望这项工作最后可以对整个社群产生积极的意义。

第二点：我觉得整个流程本身并没有理解政府，以及政府的职能是什么，还有政府如何为这一流程作出贡献。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政府应该要理解这个流程。但是对于流程本身，需要正确理解政府现在在整个流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我不是在跟 Fadi 一样把它当做一个玩笑。但是我非常担心它会像之前说的一样被特定利益团体霸占。这十分重要。因为我觉得 .AFRICA -- 抱歉让大家感到厌倦了。我想就像 Anders 在电子邮件中说的。但是我希望获得 150 万，当我说 -- 如果我已经重复 .AFRICA 很多遍了。

但是这会继续将压力施加到 .AFRICA 上，因为这是一个学习过程。.AFRICA 的独立审核小组实际上 --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长的学习过程。我们的建议是再检查一下这个流程，看看还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具体而言，审核小组需要跟真正了解这个流程的人一起工作。并且所有相关方都要参与进来。这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你会考虑申请人或者其他入等等。但是那些真正受影

响的人，比如说整个社群，有时候就代表了这些独立审核小组流程。

最后一点，我们觉得负责整个网络安全问题的政府需要再次参与这个流程。非洲联盟委员会成员国最近一起开了个会。我们采纳了大家的建议，保持耐心、保持镇定，不为 .AFRICA 的问题而烦恼。特别是，不把我们的利益摆在最前面，不跟 ICANN 的流程发生冲突。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慎重考虑。因为这可能影响未来的流程。非常感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Thomas，您想马上回复一下吗？

THOMAS RICKERT：

好的。我简单地讲一下，回答您对独立审核小组的问题，我们小组确实已经在商量 .AFRICA 的情况。我们小组内部很多人将独立审核小组称为问责体系的王冠宝珠。并且我们在对独立审核小组进行大量的增强。他们从社群获得了巨大地支持。所以您可以放心，在我们的议程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下面有请英国和巴西代表依次发言。

英国代表：

谢谢主席。大家下午好。谢谢，Fadi，还有演示和更新信息的副主席，总而言之，取得了极快的进展。

我只想对日程安排提一个问题。我确定你们今天的讲话都向我们重申了在 GAC 中，鼓励我们这些最终将会签署提议的成员要参与和响应并执行我们作为一名对组织负责任的成员的义务。

我不明白的一点是如果由于本次会议的结果 -- 我们可能都，我相信，让我们致力于确保得出积极的、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结果 -- 如果结果要求提出另一个提案，那么怎么办？之后由谁来负责公众的意见。当然，政府代表需要咨询他们的行政部门，对于很多情况，他们需要向部长咨询如何回应公众的意见。

当然，他们会同化这些意见，那么随后在一般的流程中就会有另一些步骤。对于公众意见，会出现什么情况？

所以，如果现实决定需要提出第三份提案，那么时间表可能如何安排？这可能导致本周的讨论出现大量的修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作为 GAC 代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在返回首府的时候需要跟政府和部长进行磋商。为了履行我们在这个社群中所担任的职责，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谢谢！

THOMAS RICKERT:

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是不是需要第三轮公众意见取决于我们在第二份保重中修改的程度。我觉得在这一小时内，让我们来猜测会不会需要再来一轮公众意见还显得为时过早。所以我希望您能够耐心等待几天。

我估计到本周末或者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我们就知道要做哪些修改了。我们会跟小组讨论这些修改需不需要再征询一次公众意见。所以这是有可能的。但目前纯靠揣测就有点太着急了。不过在本次会议结束时，我们会发布一个修订的时间计划。

FADI CHEHADE:

我的同事 Thomas 所讲的是正确答案，他们需要作出这个决定。假设，如果他们决定确实需要征询第三轮公众意见，我想这是您的问题，他们需不需要作出这个决策完全要看社群的意见，我们可能至少会延长两三个月来安排公众意见的征集工作。大家收到回复。人们进行分析。我们分析意见。

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个过程需要增加两三个月的时间。如果我们在日历上增加两三个月，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这就意味着 Larry 无法收到我们的提案，-- Larry Strickling，抱歉，也就是 NTIA -- 在三月底四月初。

我估计，作为这些提案的实施者，根据我们团队已经完成的大量分析，对吗，如果 Larry 在三月底四月初收到提案，然后他

也需要时间 -- 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跟我们说过他需要四到五个月来处理。现在，如果 Dotcom 法案没有通过的话，那么他需要的时间可能会少一些。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当美国政府对这一流程完成适当和必须的 -- 和必要的批准以及审阅之后，大家可能会给我留下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来实施提案中的所有项目。

我们开诚布公地说吧！这份提案的实施不值是一项法律规章制度。我们是在转换互联网根域的更新原理。我们是在建立新的公司。我们做的事情全都是前所未有的。现在，你们告诉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做呢？在美国政府批准之前，从政治和合同性质上而言，我不能开始做这些事情。否则，有人会告诉美国政府在你们还在评估这份提案是否合适的时候，我已经提前开始做以后的事情了。我不能这样做。

所以，实际上，如果我们将这些事情延后两三个月，也并不是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只不过我们可能又需要花一段时间来更新美国协议。这样的话风险就会很高了。

目前，美国协议是井井有条的，今年之后还有三年的时间。那么您会问我，最终，美国政府会用三年的时间来更新它吗？他们会不会只用一年的时间来更新？他们会不会只用两年的时间来更新？我也不知道。这是没有定论的。我们可能要跟 NTIA 一起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存在的风险是我们需要进行讨论。更不用说，某些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将会和谁来讨论。但那是另一种讨论。

我希望我已经完整的回答了您的问题，Mark。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Fadi。有请巴西代表。

巴西代表： 好的。谢谢 Thomas。我想感谢 CCWG 副主席目前所做的大量工作。我个人参与了这个小组的工作。我见识了将众说纷纭的观点、盘根错节的利益归纳到一起，从而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是多么的复杂。

我还要感谢我们参与这个小组的 GAC 同僚。我觉得我们能够在第二轮公众咨询期就得出了一份一致的文件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这种精神，我们就能解决手上的这些分歧。

我还要感谢 Fadi 分享他个人对问责制流程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他的贡献之一，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这一流程。

对于这个流程，对于这个过渡流程，对于我们在 2014 年 3 月 14 日的公告中设立的要求，我想代表巴西表达我们的支持态度。特别是巴西对美国政府的角色是不是应该被其他政府或者政府间组织替换这一要求的承诺。所以巴西坚决致力于实施这一要求。

在这个流程中，有一些问题我们特别关心。我们反复提到司法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个问题将在第 2 工作阶段流程中进行处理。我们真诚地接受这个问题不应在现在的阶段进行讨论，但是在过渡结束之后的某个时间应该进行深入讨论。

另一个问题是，就像 Fadi 说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主张，我想 --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按照 Olga 在讲私营机构主导计划时所提到的一样，可以开展一次讨论。我觉得巴西也分享过自己的理解，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概念，通过 WSIS 流程，通过 NETmundial，我想我们已经超过这个流程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进步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坚持在那些论坛以及活动和空间中已经达成一致的概念。

最后，对于压力测试 18，当然，对于这个，对于建议的章程修改，巴西仍然无法找到一个貌似合理的理由。我想，对于它的工作方法，这取决于 GAC 决定采用怎样的决策制定流程，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提出来的理由实在是没有说服力。我们始终坚持不必更改章程的立场，而且也不 -- 我们没有发现与过渡要求之间的联系，也就是 -- 章程更改与 -- 过渡要求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想表明巴西对这一流程的立场和观点，还有我们这些天所做出的承诺，我们将和 GAC 并肩作战，一起努力解决重要的决策问题。

谢谢！

FADI CHEHADE:

谢谢，巴西代表，感谢你们对于立场明确清晰的意见，还有你们为这一流程所提供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的是，你们为 CCWG 流程付出了大量的时间。非常感谢！

实不相瞒，我想告诉大家，GAC 主体可能是 ICANN 中最多元化的一个部分。你们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 ICANN 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在帮助我们对此进行管理和维护时，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希望你们所达成的一致，在很多情况下是合格主体的秘密武器，你们能够团结一心，给我们一致的意见，这正在我们这个主体包容性的体现，确保让这里参与会议的一些更小的少数群体可以有所了解并且也能达成一致。这是你们对我们的问责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我强烈建议你们，我强烈建议你们看看这份提案，大家一直在关注 GAC 是如何保持 ICANN 多元化的，GAC 又是如何保持 ICANN 包容性的，我们是如何确保达成一致意见的，是如何让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Fadi。

我们还可以再提一个问题。有请法国代表发言。如果法国代表的问题比较简单的话，就请印度尼西亚代表接着发言。



法国代表：

谢谢主席先生。

我想让您澄清一下几个问题，因为我一直在听前面一些同事所讲的意见，有关于时间安排的，有关于截止时间的，还有关于美国政府要求的。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但是我想记得 -- 并且我认为，Fadi，您知道这些意见不应该在这个会议上提出来。

今天我们在 GAC 会议上讨论的内容已经讨论过了。这些事情都已经是讨论过三个月的问题了，并且提案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修改。

我想，Mathieu，因为他刚才提到过这个问题，看到了董事会的观察，还有董事会的意见。这些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八月末。所以我觉得我们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没有浪费时间。

印度尼西亚代表：

谢谢 Tom。对于多利益相关方，我们讨论了 [音频不清晰] 国家，在印度尼西亚，我们相信政府有义务来整合和协调国内的多利益相关方。所以 -- 当我们讨论这么多的国家作为互联网的多利益相关方时，它也会帮助多利益相关方组织。请注意，按照大家所说的，这么多的人参与到国家的互联网管理、互联网组织、互联网企业中，那么我们就从协议的角度了解这些多利益相关方代表 -- 来自哪个特定的国家或者是地区。

第二，因为我们的同事在问多利益相关方组织会利用加州法庭，大家提到过，加州法庭会作为有问题时解决问题的地方。我们相信这必须 -- 在某种形式上，在组织的各个多利益相关方之间可能不仅仅有章程，还可能有一些约定。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

之前伊朗代表要求过发言。谢谢，Kavouss！

伊朗代表：

非常感谢！我一直在 ICG 和 GAC 之间来回回的提问。

请让我说一下最后一点，ICANN 提出提案的时间有点晚。在我个人看来，完成 CCWG 活动后，对于 ICANN 来说就没有时间了。他们随时都可以提意见，因为需要实施。

CCWG 反反复复地讨论了许多事情：有超过三个模式，单个指定人，多个成员关系，单个成员关系。反反复复，无休无止等等，直到我们最后一次在巴黎决定建立唯一成员资格或者说是单个成员资格的模式。然后 ICANN 才有了更加清晰的轮廓。然后他们开始考虑实施的问题。他们实施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对意见的实施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取决于 CCWG。我认为 CCWG 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有一个有效的观点。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

们浪费了时间，也不能说我们浪费了时间。我们欢迎任何人提出意见。

越快越好。如果他们在这个阶段不提意见，那么可以在将 CCWG 提案提交给 NTIA 时再提。然后 NTIA 可能就会收到两份提案，一份来自 CCWG，另一份来自 ICANN，但是他们不会管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我必须欢迎 ICANN 的提案。可能并不是所有意见都是有用的，但是大部分都需要经过考虑才能确定。

这是我要表达的一个观点。

现在，在我离开会议之前，Olga 展示了一些东西。2015 年，当我们对今后 10 年或者是 15 年进行规划时，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们还在讨论私营机构应该领导这些组织。这是一种共同工作、集体工作、团队工作。没有人可以领导其他人。所有人应该携手并肩，共同推进。

如果我们尝试将政府的角色移到私营机构之后的话，这可能就不会帮助政府。如果我们能够同舟共济，我想结果一定更加美好。

虽然说政府对多利益相关方并不感冒，但我们还是有一些政府机构。我们在尝试说服更多的人加入多利益相关方组织，比如印度就答应了。一年之前他们还强烈反对，但几个月后，他们说：“好的，我们愿意”。

所以我们不要跟政府说你是被其他人领导的，这会让他们反感。没有人领导其他人。

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熟虑，尽量对所有小组一视同仁。自下而上，多利益相关，包容，民主，人人平等。

对于将最重用户加入进来的问题，我不反对。没有什么困难，虽然最重用户本来就是其中一部分。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点，Olga 提到了著名的压力测试 18。我们在 GAC 会议上还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共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那么我们会维持现状，不再修改章程。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可以解读的。我没有听到 ICANN 说在处理我们的建议时有什么困难。有时候可能是提出建议的言语不太清楚，但是建议本身没有问题。我们来问了一些问题。但他们在处理方面没有任何困难。所以我不太明白这个压力测试 18 的初衷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满意，那么就维持现状。这就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目前 GAC 还没有决定是否参与投票过程。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一点是，现在 CCWG 可能 -- 我跟他们一起让这个投票程序达成了共识。共识是我们这个世界所依赖的基础。不仅仅是联合国如此，其他任何国家也是一样。所以让我们努力达成共识吧！还有一点让我感到满意的是，除非收到反对意见，否则 ICANN 的建议或者说是提案就可以算是达成了共识。

但是他们希望咨询委员会，比如 GAC，要继续收集建议，他们可以对通过建议渠道提供的任何事情提出意见，但对于决策渠道中提出的建议不行，这是为了消除某些政府的焦虑，他们担心 GAC 将状态从建议改成决策制定；这样的话，各个部门和各个社群之间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可能 GAC 会决定，可能继续提供咨询，但是如果有其他组织对 GAC 感兴趣，他们不会被其他组织所代替。所以我们必须维持这种现状。

第四，我们目前对任何模式都没有一个清晰的决策。在都柏林的这两天会议中，我们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不知道。

单个指定人或者是唯一指定人无法满足某些要求，还需要我们做一些其他工作来加以辅助。我们不会满意的一个问题是 IANA 过渡，这个问题我们都很关心。所以我们不应该现在做出决定，可能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也可能在我们产生更加清晰的立场后才能决定。

我的建议是大家继续努力工作。实际上，我们鼓励所有 GAC 成员都参与进来，并且还要积极参与。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我之前一天就参加了五场会议。十个小时，就一天；每天要花十多个小时等等。

所以我们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齐心协力。我们有部分同事需要更多地参与进来，帮助实施 Fadi 说的这个流程。没有我们的干预，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们要提出有哪些问题，有哪些困难，然后解决困难，达成结果 [音频不清晰]。我建议，虽然目前有一些不清楚的观点，但是这些不清楚的观点也需要解决。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好。非洲联盟委员会还有一句话，那么 --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我们需要重申一下我们对跨社群工作组的支持，以及特别是压力测试 18。我们提议的任何事情都需要经过测试。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Thomas 和 Fadi，谁来总结一下。

THOMAS RICKERT：

非常感谢。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们想再次感谢大家对这一重要倡议的关注，也感谢再次获得机会向大家介绍社群流程目前的进展情况。

同时，我想重复一下 Kavouss 的话。我们真诚希望这个会议室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每一个人邀请今天没能来参加会议的人过来跟我们一起参加会议。

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最后，大家所展现的合作精神令人惊讶。虽然说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有时候也很快乐。所以，都来加入我们的团队吧！

FADI CHEHADE:

谢谢允许我以及我们跟大家一起参加会议。我想告诉大家三个具有实质性的要点。

第一点，不管我们做什么，第一原则都要避免霸占。这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维系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生命线。如果我们的权利被霸占，或者说如果我们建立的模式允许被特定的利益或特定的议程霸占，在我看来，我们亲手建立的 ICANN 就会遇到灭顶之灾。

第二点，注意问责制的衡量标准，跟我们所启动的全球项目截然相反，它将 ICANN 抛给了加州法庭来负责。注意这一点。如果所有事情都在这个法庭上解决，那只是一件事。但是如果所有事情都在法庭上引发，那么就有问题了。这是区别所在。

法庭是强制执行的终点还是起点？在大家考虑各个模型的时候，问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也非常关键。好消息是我们的社群

理解这一点，而且我想跟我沟通过的大多数政府都表示，你们很担心加州系统或法庭系统会成为我们的第一资源。

在我离开之前，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是不要忘记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根本原因。我想这一点很明显，在我们建立这些小组时，我们的目的就是实行过渡。当美国政府不再担任支持社群的职能管理角色后，就问过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代替它？这就是当时问的问题。因此，当问题堆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应该证明的是，有没有必要替代美国政府的支持角色？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眼睁睁地看着过渡机会悄然流逝，我想这会让我们感到羞耻。

我们都希望 ICANN 成为一个独立的多利益相关方组织。现在正当其时。

将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你们！我们会提供鼎力帮助。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你们。CCWG 今天和明天还有重要的会议。我想我们会在星期一下午召开一个会议。请大家参加。这十分重要。星期三也有，Thomas 说过了。请按时出席。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祝大家万事如意！

谢谢 Thomas。谢谢您，Olga！谢谢大家！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Fadi。当然，还要感谢各位副主席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

我们已经有点超时了。我们稍晚一点开始，从 4:20 到 5:00。  
我们有 22 分钟时间休息。请在 4:20 的时候过来，我们要节省时间。

非常感谢！

[茶歇]

---

SCHNEIDER 主席： 请就坐。我们要继续开始讨论了。

谢谢！我们要继续开始讨论了。请就坐。

好。请大家就坐，谢谢！

根据我们的议程，我们要另外花半小时来讨论问责制的问题，但是在此之前，为了方便记录，我想说明一下，我在开会之初讲过我们增加了两个新成员，实际上应该是三个，另一个是塞拉利昂，所以现在 GAC 一共有 155 个成员。当然，这是一个积极的进步。

我们已经对如何继续进行了一些讨论。在茶歇时，有人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对于保护问题的董事、副董事，这是议程项目 4，在考虑他们可能 -- 我们可能要将关于保护的讨论延期到明天进行，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小时来继续讨论问责制问题，我想这个建议很不错，因为我们在保护问题方面可能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毕竟这个问题毕竟不像之前的问题那么复杂，我想我们可以在明天 2:00 安排比如 15 分钟时间来讨论保护的问题，也就是在讨论问责制问题的 75 时段。所以我们会利用 12 时段的大约前 15 分钟来讨论保护问题，而将今天的时段 4 留出来继续讨论问责制问题，我觉得这对我们有利。

对于前行的道路，如果今天我们现在花一个小时，在茶歇时还出现的一个观点是这可能对 GAC 成员有用 -- 特别是对哪些没有办法密切关注我们会议的人来说 -- 可以看看 Olga 的幻灯片上有哪些关于 GAC 的章程组织角色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我

们希望产生怎样的结果？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对什么事情达成一致吗？如果没有，那么可能需要在以后的阶段再去争取。但是我认为仍然要跳出以往的概念，我们不一定要告诉 CCWG 关于这次会议的信息。

所以我觉得可能先开始快速讨论 -- 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 GAC 作为 CCWG 的章程组织，我们对其有何期望的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确定我们应该集中时间讨论的问题，我们的剩余时间就用来讨论问责制问题，这是我们应该重点商议的问题。显然，对于压力测试 18，虽然许多不同的观点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 Olga 在她的演示文稿中提出的其他问题 -- 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重点讨论。

但是我想开始，如果大家没问题我的话，我想从对 GAC 作为章程组织的角色进行快速信息讨论开始，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GAC 是一个章程组织，并且在章程中有关于章程组织如何响应提案的规定。这些规定不像在 CCWG 中那样严格。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就很清楚自己是反对还是支持提案所规定的章程组织。

我们 -- 我来问一下 Tom，之前我并没有通知过他，抱歉，先给他几秒钟时间来 -- 因为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是跟 CCWG 的参与者和成员一起进行的，也许我们可以在屏幕上播放关于章程的相应部分，我们可以根据章程中的具体内容进行讨论。

TOM DALE:

谢谢 Thomas。我始终觉得要在 60 秒的限时内发言是件很有趣的事情。这样真的可以让人高度集中注意力。再次感谢。让我们明天再进行吧。

在针对会议而发送给你们的简介材料中，将 GAC 选项作为 CCWG 问责制的章程组织进行了如下论述，并且我假定你们已经通读了这些材料。

提供 CCWG 的章程供小组以完全达成一致的形式进行决策，要求条款没有异议，或者达成共识，即是说，只有少数人不同意。他们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可使用成员的民意测验，并非投票，只是民意测验。

每个章程组织，包括 GAC 在内，使用自己的程序决定是否采纳草拟提案、建议。如果参与的 S.O. 或 A.C. 不采纳草拟提案中的一个或多个建议，应当向 CCWG 的联合主席建议原因和备选方案。

CCWG 可重新考虑建议，可发布出来寻求公众意见，从而公众进行审核并向章程组织提交考虑了所提出问题的补充性草拟提案。

当然现在这些程序看上去是以章程组织为基础，包括 GAC，具有他们所反对的单个达成一致的观点。如果存在一些问题让某些 GAC 成员让人对于草案建议有顾虑，当然 GAC 并没有达成一致，至今为止是就整个 GAC 而言。请牢记这一点。

然而，在愿意的情况下，如果尝试寻求双方接受的 GAC 解决方案，有点类似董事会对于 GAC 的建议，那么在 CCWG 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章程指明联合主席将向章程组织提交报告，后者将记录下这些有异议的问题，接着就是解决这些有异议的问题，并提供一些建议来缓解对于达成共识的阻碍。

如果这些缓解措施 -- 现在是指上报，如果这些缓解措施不被接受，联合主席将准备来自 CCWG 的报告，其中记录后续用于尝试达成协议的所有流程，然后最终报告将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以及请求终止 CCWG 问责制的章程组织。

这里概述了大量步骤，首先着重于尝试解决或缓解任何争议以及来自组织的支持的缺乏，包括 GAC 组织，然后是针对少数人的立场。而这样的意图是在 CCWG 将任何内容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之前，提供上报流程。

在实践中这些意味着什么？当然，在实践中并未这样尝试，因为这些条件和你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处理的 CWG 管理权中的条件有些许不同。实际上，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最初要遵照 GAC 自己的程序，确定对于来自 CCWG 的草案建议存在争议或缺乏共识的情况。

在此之后，简而言之，就涉及到尝试协商出解决办法。

这是非常精简的概述，Thomas。我想，正如您所说，存在大量上报程序，在章程组织未参与最终报告之前，尝试找出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目前我尚不清楚对这些程序的任一个有具

体的时间表。显然根据采用的时间安排，其中有一些在使用所倾向的期限上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是目前，正如我所说，当然还未对其中任一个进行试验。还未在 CCWG 中应用任何程序。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Tom。

正如我之前所说，尚不明确在章程组织无法完全达成一致或完全支持提案，而是持有少数观点，或者对提案中的一部分有异议时会怎样。因此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对 GAC 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在 GAC 中即使我们未对提案的所有部分达成共识，提案仍然会执行？包括在缓解阶段，我们无法真正知道如何将其加入今天稍后时间将要定义的时间表。

因此，请允许我询问一下，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尚未真正明白这个问题。也许对此我们只有回去询问 CCWG 联合主席，这实际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我则希望你们能说说这个问题是否已经明确，或者说已经了解其含义，如果你们有什么观点，或者问题的话。

好的，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我有一个问题，但是方向可能稍有不同。

在 CCWG 中他们具有时间表，在时间表中指明了在十一月底之前，他们希望了解章程组织的观点，或者得到其批准。

我提出了问题，表示是否要进行实体会议，是否可能以某种方式来达成共识？因为我发现难以让 GAC 在通信中或通过虚拟会议来予以批准。

我记得对于 CWG，你们成了了一个小组，举行了三次会议，并且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但是 CCWG 要复杂得多，可能需要面对面会议。

并且在 ICANN 55 之前，我们没有任何面对面会议。也许我们应当明白，我们将讨论 CCWG 对于得到其中一个章程组织的回复的期望，这意味着 GAC 可能无法在我们举行实体会议之前进行回复。

但是如果你们有任何其他观点，GAC 可通过虚拟会议或其他方式发表相关观点。如果现在或其他时间你们能对此问题进行一下讨论，我将不胜感激。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Kavouss。

情况相当复杂，我看到有人在皱眉头。我不会将自己排除在外。

实际上太快地转向 CCWG 并询问，如果我们没有在支持提案的所有元素上完全达成共识会怎么样，它们如何适应章程中概述的程序，如何将此加入其时间表，可能并不好，因为存在此处所说的程序，而我们并未实际了解在给定时间表的情况下这会如何发挥作用。

无论我们是否需要另外举行一次实体会议，在现阶段我都会尝试避免思考这个问题，即其具体含义。因此我们应当尝试在此会议期间就任何内容达成共识，因为等到马拉喀什会议就太迟了。我想这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我想到时可以阐明该程序在时间和其他问题上会是怎样。直接让 CCWG 进行阐明。

好的，Kavouss。

伊朗代表：

我补充一点。我不认为如果我们未达成共识的话 CCWG 肯定会拒绝我们。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可能确定自己能达成共识，但是我们并没有或者尚未达成共识。

问题在于回复。我们是否有可能以一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回复？这是问题所在，并不一定是共识问题。我们可能没有达成共识。当然最好我们能做到。但是 GAC 是否会以一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回复？

TOM DALE：

谢谢 Thomas。



嗯，我同意 Arasteh 先生的观点，但是我通过非常简短的讨论得到的理解是，在 CCWG 三周以前在洛杉矶举行的会议上，对于应用这些程序的可能性，他们实际尚未考虑任何细节。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些小组可能提出了一些问题。因此似乎没有怎么讨论。我想他们可能实际都没有为这个问题做好准备，正如 Thomas 所说。

但是值得只是作为程序相关事项强调一下它，如果没有其他人向联合主席提出的话。我想这就是 Thomas 的观点。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我认为由于该程序列在章程中，因此我们需要他们阐明如果应用它，应该如何对其进行组织。我想就目前而言，我们同意自己并不完全了解这会如何发挥作用，然后我们会回去联系联合主席，并在得到回答后又尽快回来告知你们，但这样也不一定能弄得很清楚。

因此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当尝试达成共识，否则将会让事情复杂化。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这是对此问题的简单论断。但是这可能对我们仍是困难的事情，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有请阿根廷代表 Olga。

阿根廷代表：

谢谢主席。就该过程而言，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在新版本文档中没有反映出在第一轮和第二轮评议中完成的许多评议。因此一次又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让人有点沮丧。因此我们没有看到文字上有变化能真正解决该过程中某些参与者提出的问题。

并非我们没有朝着达成共识努力，而是存在困难，我们在准备文字的时候发现灵活性有限。我可以举出数个我们在今天谈到的例子。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我们存在困难。我们对相同事情评议了两次，并且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变化。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进展，该如何朝着达成共识努力？为什么他们寻求评议，然后又未考虑？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也许 Tom 的观点有点过时了。CCWG 在两天前制定了三个方案，方案 1、方案 2 和方案 3 -- 其中一个用于应对第三次公众意见。但是在一月之前，对于所有这些方案，他们很有可能有最终报告，并且将会发出。并且在发出该最终报告之前，他们希望得到章程组织的观点或类似内容。

因此，无论什么情况，都会有一些内容。Olga 说的对。目前还没有报告，因为他们正在讨论。但是不管怎样，在 ICANN 第 55 届会议上一定会有报告。也可能提前就会有。在电子邮件中，一个 GAC 成员提到，GAC 可能对电子邮件清单进行回复。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曾经提到对于电子邮件清单我们不太可能有什么内容达成共识。因此这是问题所在。

但是不要担心 Olga，有一些来自 CCWG 的结果。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通过虚拟会议或电子邮件交流来评议它，还是需要举行实体会议。这是我们的问题。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是的，谢谢 Kavouss。我想我们肯定必须在该会议结束时重新讨论这个问题，了解我们在共识和分歧上的情况为何，并且其余的 CCWG 的成员是什么情况，时间表是怎样的，然后讨论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工作方法适应我们可能拥有的备选方案，或者适应时间表。

但是我们看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们未能做到这点，但是我们会尝试在未来数天得到更多内容。并且最好，最好的将是每个人都对所有事情达成了共识。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当然事情会显得更复杂。

我想这是目前就我们的角色所能讨论的内容，如果有人感觉不妥或者能够足够清楚地阐明我们忽视的内容，那么请发言 -- 好的，有请印度尼西亚代表。

印度尼西亚代表：

抱歉 Tom。Thomas。Tom 和 Thomas。总是会搞混。好。

只是想获得时间表，因为 CCWG 现在和明天都有会议等项。

那么我们将会周四举行 GAC 会议，对吗？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是在下午剩余的时间。那么可以先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在周四下午参加 ICG、CCWG 会议等事项。

因此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可能举行实体会议来达成共识，因为我们将周四下午停止会议。届时，CCWG 也会举行自己的会议。

因此在马拉喀什会议之前，唯一可能的方式是举行额外的，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称呼，就是额外的 GAC 会议，或者以电子邮件或其他任何方式。虚拟方式。虚拟方式或电子邮件。这就是我的理解。

SCHNEIDER 主席：

好的。谢谢！

首先，可能需要阐明一些事情。就像对于 **CWG** 一样，我们并非必须通过公报提供我们的反馈或意见，因为这并非对于董事会的建议。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当记住的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将答复告知 **CCWG** 的联合主席。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并未受到周三截止期限的约束，不用最终确定公报。因此这给我们带来更多自由。

您说的对，这有点困难，因为 **CCWG** 将继续举行会议，并且某些会议正如我所强调的，也是和他人之间的面对面会议，和我们的计划重叠，例如周三的晚间会议。我不确定我们是否会在 5:00 或 6:00 完成我们的公报，因为他们注意到我们在草拟通信内容，并且在 6:00 之后才会讨论压力测试。让我们 6:00 时看看沟通进度如何。希望我们能完成，但是谁也不能肯定。我们在过去有过其他例子，我们不想重复，但是您永远无法肯定。

因此在周四早上，将会有 -- 顺便问一下，我们是否宣布了变更，在我们最终版本议程中的变化。在周四早上将会有 **CCWG** 会议，时间是 8:00 到 10:30，如果没记错的话。因此我们已经相应改变了我们的议程，我想让我们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但是，尽管 **CCWG** 在继续工作，我们可确定或假设，并在一定程度上推断，结果将为何，并看看我们是否对可能的最终草案有问题。例如，是否我们可进行决定并不重要，请勿就此引述我的话，只是举个例子，对我们而言，社群权力的模型是否为单一制定者并不重要，或模型本身可能并不重要，至少对于

某些权力来说是这样。因此我们可决定这是我们赞同的事情，我们会接受它；然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我们有更为有用的消息 -- 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进行的尝试和工作应当是，在制定提案时，在这是不固定的前提下，确定我们在提案的什么地方存在问题。但是要让我们知道，要让彼此知道，可能在这里有问题，或者您对此表示支持。然后，我想我们应当进行尝试，并且在理想情况下，评估我们是否基本上已经可以去掉一些元素，或者采用处理 IRP 的方式，确定这是否是 GAC 认为对我们正确的东西，或者是否存在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尝试并了解我们希望影响 CCWG 进一步工作的关键问题是什么，这对于整个 GAC 或某些 GAC 成员都将是重要事项。

我想我们可能应当现在仔细检查问题。而这将帮助我们明白，是否它按照这个方向，这将没问题。我们实际可几乎在事前取消一些事情，我们将无需实际会见，因为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问题。可能存在其他问题，我们在 GAC 中可能未达成共识，或者我们可能作为 GAC 同意 CCWG 的其余部分。因此我们应当尝试并确定我们所在的位置，还有问题是什么。

因此，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想提供给 Olga 的幻灯片包含有大量元素。这是一个提案，在其中我们认为对于我们而言的重点将是 -- 我将快速地复述他们，并要求您们就这些重点的一个或全部发表自己的观点，从而我们可开始参与自己觉得有问题、有顾虑或有较大意见的事项的讨论。

这些问题当中的一个，例如，有关使命的提案，该提案在新的提议的章程更改中进行了再阐述，但是非常有限。并且已经在 CCWG 提出了问题，例如在强制执行 GAC 建议上是否存在问题，这些建议涉及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或其他问题。因为 ICANN 的授权实际着重于管理 DNS 以及地址空间，而没有其他内容。

并且 CCWG 仍然就此问题在处理具体文本。但是我只是想要询问你们目前为止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是否是我们需要对 CCWG 强调的事情，或者你们是否认为这将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元素。也是 ICANN 的使命。

另外一个问题也曾提到，对于组织中私人领域领导阶层的见解，这是否应当由“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取代。这是否是重要的事情？这是否是我们 GAC 中达成协议的事情？我们应当对此做什么？

然后，当然是压力测试 18。我想这已经相当明确了。

我错过了某些内容吗？然后，当然，关键的事项在于我们也应当关注模型的不明朗性，这些社群权力是什么，要行使这些权力，GAC 在该社群结构中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当中是否有明确的观点，让我们以如此得到授权的社群结构在未来看待 GAC？

首先，我们在 GAC 中是否达成协议？该协议是否对应 CCWG 可能的结果？我想这是个重要的领域，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您的观点，从而我们可进行尝试，并确定什么是我们需要讨论

的关键问题。因此我希望这已经或多或少予以了阐明。我只是希望你们就这些事情发表自己的观点。

如果您认为我们漏掉了该列表中的某些事项，也可进行讨论，因为在 GAC 中存在问题，然后可以添加进去。这是我们在 CCWG 讨论后提出的内容，并且也考虑到政府的贡献。

现在请大家发言。有请巴拉圭代表。

巴拉圭代表：

谢谢 Tom。我认为有一个小错误。在小组内提供的用于决策的 CCWG 章程可能完全达成了共识，没有异议，或者达成了少数人共识。不进行投票的成员民意测验很少被采用。

我们可能应当修正这点。并且我不能确切理解部分句子的含义。不进行投票的成员民意测验很少被采用。您能更加详细地讲述一下吗？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这涉及到 GAC 必须如何作为章程组织发挥作用的程序元素。我想我们应当记住，这个并不明确。并且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将回到 CCWG 并要求阐明。

现在我想要从你们身上得到的并非和预计 GAC 如何反应相关，而是涉及 CCWG 提案的实质，以我们在八月针对公众意见得到的内容为基础，另外还考虑实际直到今天早上才制定的方式。因此就提案的实质而言，你们认为什么元素不存在问



题，是可接受的。在你们看来，你们在什么元素上存在问题，并且想要提出顾虑？

有请荷兰代表，谢谢。然后是德国代表。

荷兰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只是想发表一些看法。我想你们提到了四个或五个事情。将它们用屏幕上的圆点指示出来是不错的做法。

其次，我想我们在确定方法，或者说社群机制、得到授权的机制的过程中，我们作为 GAC 不应当行动，就是说以运营的方式行动。判断机制。我认为我们唯一可做的事情是提供一些关注点。例如，它是否有效？是否可行？是否可以验证等等。是否没有夺取？

我想我们应当坚持更加有原则性的观点。我想我们不应当以任何方式判断这二者中的任一个，甚至是董事会介绍的第三模型，是否会有社群期望的作用。由此，我认为至少以荷兰代表的观点来看，这些元素中有很多未达成共识，但是提供了积极的信号，就像我们在关于 CWG 提案的上次会议中所做的同样。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有请德国代表发言。

德国代表：

谢谢主席。

我想，就我的理解，在 GAC 作为章程组的选项下提供的第一段，实际上引述了部分 CCWG 章程，涉及到该小组，即 CCWG 如何进行决策；例如将什么加入提案，将什么排除在外。因此我不认为这属于章程组织将如何就提案进行决策，而是涉及实际如何通过提案。

这可能有助于提供建议。因为我觉得这可解释完全共识或共识意图以及民意测验。因为这不涉及章程组织，而是 CCWG 如何做出决定。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我认为你是对的。正如我所说，让我们现在尝试专注于主旨。我们将提出四个要点作为提议元素。但是你们可能已经了解它们是什么，或者对其中任一个或其他事项进行评议。

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好的。德国代表提出的看法正是我想说的。这是 CCWG 的章程。我们不能对章程进行任何更改。这是已经批准了章程的社群。他们已经指明如何做出决策以及达成共识，具体怎么做，并不是我们说了算。因此德国代表绝对是正确的，这是他们的看法，并正确地予以说明。如果他们未达成共识，他们会提供报告，并指明他们未达成共识的领域，以及未达成共识的原

因。并将最终报告发送给我们。他们未讨论我们如何进行决定。他们在讨论他们如何进行决定。因此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不能对章程进行任何改动。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对，没错。

有请欧盟委员会代表。

欧盟委员会代表：

好的。谢谢 Thomas。

我只是在想在这方面是否有可以推进的方式。因为在 GAC 内之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并且某些 GAC 成员也参与了 CCWG，有一些领域是明确可接受的。在 GAC 的讨论中我看到，仅有一些领域造成了特定问题。我只是想知道我们是否应当专注于特别需要注意的领域。

并且，除非有人提出另一个存在问题的领域，我们可假设这些领域尚未被确定并且或多或少可接受，这可让我们更加专注于这些有误解或问题等的领域。我想这样我们便可以更快速度推进。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这实际上正是我的目标。因此我们可能刚开始了压力测试 18。我知道我们的观点有分歧。我们不必期望澄清没有达

成一致的问题。因此我们可能以此开始，并等到我们处理好其他元素，然后提供一些说明，从而我们就可了解我们在压力测试 18 中仍然持有的观点范围，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提议的章程更改，如果这有助于开始讨论的话。

因此已经在 CCWG 或公众意见中表达自己观点的人可以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有请。谢谢！

有请阿根廷代表。

阿根廷代表：

谢谢主席。正如我们所说，阿根廷代表对于章程的这种更改没有看到理由。我们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工作。这是 GAC 多年以来的工作方式。这可能在未来发生改变。似乎没有进行更改的理由。

阿根廷代表认为，将由政府小组来决定参与 GAC 来决定达成共识以及制定建议的方式。然后董事会应当记录建议。如果他们无法遵从，他们也应当同样考虑，无论它是通过达成共识或投票或任何方式，就像 GAC 在建议中决定用于达成共识的方法时一样。

因此我们想建议不要在章程中进行改动。正如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同事所说，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只需让章程中的文字保持原样不动。理由是在昨天或今天早晨提出的？我现在有些迷惑。会议太多了。

坦率讲，这对我们而言还不够。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就是这样。我们在该理由上未看到重大改动或重点说明。

出于该原因，我们在移交章程中没看到重要变更。

同时，据说在洛杉矶会议之前，以及洛杉矶会议期间，必须对移交进行该变更。在该过程之初，我们未得到这是必须进行的移交事项的通知。并且我们参与了该移交。我们对移交予以支持。并且我们不知道这是移交的必要事项。因此我们对此感到迷惑。

我们应该从开头就看到这点是移交的必要事项。并且我们应当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这点。我就说到这里，这些是我们支持保持章程文字原样不变的原因。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对于压力测试 18 还有其他观点吗？有请丹麦代表。

丹麦代表：

谢谢主席先生。

当然，我想对此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还存在一些和 GAC 不同的观点。在这些会议期间，我在所参与的会议中了解到，社群的其他部分支持保持当前的章程不变。因此问题在于不只是必须在 GAC 内达成有限的共识，还要达成能得到社群其余部分支持的共识。

我所了解的是，社群的其余部分对于章程的修订不赞同，并且我在发言中还了解到，没有可能去除压力测试 18。因此我们实际上必须了解压力测试背后的理由是否足够充分。

并且我想要提议，从丹麦代表的观点出发，我们乐意和其他方面合作，看看我们是否可找到解决办法。

对于丹麦代表的观点，我们实际上认为压力测试 18 以及章程措辞的方式并不影响 GAC 的决策方式。这只会和董事会必须进行的事项相关。而我们，从丹麦代表的观点出发，支持对章程的更改方式进行规划。我想如果董事会出于良好的愿望寻找双方可接受的 GAC 解决方案，并且只是采用一般多数制方法，会显得有点奇怪。因此董事会应当尝试和一半的国家达成协议。而另一半国家将不参与该协议。这将真正让董事会处于非常特殊的情况。并且我不认为我们作为政府应当尝试将董事会置于该情况下。但是我们将乐意和其他同事讨论，是否可找到其他的措辞来解释我们对章程进行更改的原因。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丹麦代表。

下面有请国际组织代表 de la Francophonie 以及非洲代表 -

几内亚共和国代表：

谢谢主席。实际上是几内亚共和国代表。我坐在 -

---

**SCHNEIDER 主席：** 抱歉。我换到了左边一位。谢谢！抱歉。我是几内亚共和国代表。

**几内亚共和国代表：** 我们认为采用这种类型测试对于成立董事会的方式以及 ICANN 的管制有影响。

这将引起对 ICANN 的多利益相关方平衡的注意。

我们认为对于 GAC 角色的该分析也对我们今天所知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有影响。因此社群元素将把这个作为论据对愿意探索新的包含式模型的国家提出，或者强制同国际做法不和谐的国家实体执行。

因此总的说来，我们在 ICANN 社群都希望避免并防止这种互联网的割据化。因为这肯定会损害并且不利于表达的自由。

**SCHNEIDER 主席：** 非常感谢，几内亚共和国代表。现在有请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 在我之前的参与当中，我想我有所误会，或者说我错误表述了自己要说的内容。我只是想说，我们再次希望维持并支持 GAC 的顾问角色。实际上这很重要。

第 2 点：我们希望强调自己支持测试 18，对此表示关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认为这是适宜的。我们必须确保维护 GAC 的角色。

那么，不，你们似乎并未明白。没有。

Kavouss，您清楚了吗？好。很好。让我为您阐明。我将仔细阅读它，希望它非常重要。

我们支持并维持 GAC 的顾问角色。并且我支持压力测试 18。这样回答够清楚吗？

SCHNEIDER 主席：这就是说您支持根据压力测试 18 的结果进行章程变更。对吗？

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这样回答够清楚吗？是，我想这已经很清楚了。好的。谢谢！

SCHNEIDER 主席：下面有请英国代表。然后是 CTU、法国和巴西代表。好。首先有请英国代表。



英国代表：

好的，谢谢主席。我只是想要对丹麦代表的立场表示支持，这和我们对此的意见一致，我们在第二个提案的评议中说明了这点。

首先，我想 GAC 同社群展开合作很重要，并且具体而言，是推进我们所考虑事项的工作组。因此我同意丹麦代表的观点，而我们在尝试处理该提案而不是希望对其进行阻碍，或者违背大量利益相关方的愿望将其取消，并且实际上政府已表示支持，GAC 的观察员也表示支持文字保留不变，而我们看到现状是没有改变。它反映了 GAC 根据现在的章程以及运营原则的董事会做法。

我提到了跨社群工作组的有利条件，确保在将 GAC 建议提交给董事会的地方存在透明度，并且董事会已确定他们无法实施。相应的情况要求董事会就确定解决方案出于良好意愿进行协商，当建议基于共识时，这种情况才是真正可行的，我想丹麦代表已经强调了。

我们在 CCWG 的讨论中注意到的另外一点，即该提案并非意在如何定义共识上引导 GAC。这完全由 GAC 决定。

因此我们的观点是，我们应当同社群即工作组合作，找到他们想要保持的该提案的解决方案，即更改章程的提案，让我们出于良好的意愿以此为基础开展工作，并采用每个人现在都支持并且接受的有建设性且积极的方式，从而最终确定提案。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英国代表。

有请 CTU 代表。

CTU 代表： 谢谢主席先生。对我来说难题在于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最先源于何处，因为我们本来是在讨论由 GAC 提供给董事会的建议。这让我不得不前往 GAC 网站进行了解，确定建议是什么，其内容为何。

就这两点而言，实际上在网站上是这样说的，我引述一下：

“从 GAC 提交给 ICANN 的建议是在共识的基础上确定的。”

在压力测试中，似乎尝试将建议划分为交给董事会的共识建议或其他类型的建议，依照 GAC 的运营原则，我完全不明白这是如何发生的。

因此从该观点出发，我不理解对于更改章程的需求。并且我听到丹麦和其他人说到这个，而我则真的还不知道这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源自何处？我们是否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需要我们将 GAC 提交给董事会的建议的级别进行划分？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我看看时间，下面请法国代表发言，我已经说了，其他代表将在明天继续讨论。在 2:00 的时段上我们将花一些时间，然后我们将开始讨论三字母问题，这是仍然未解决的问题，并且稍微有些推迟了。

与会人数众多，我们将在明天继续讨论。那么有请法国代表，然后是巴西代表、日本代表以及伊朗代表，在明天我们处理了安全防护措施后会在 2:15 继续讨论该问题。

有请法国代表。

法国代表：

我是法国代表。我想对两件事情发表一些意见，它们是英国代表提出的，我可能对此有些误解。但是 Mark 说维持现状，这意味着你们将把它搁置在一旁。而我认为在该情况下，和 Mark 所指出的想法相反，不能预见 GAC 的建议将通过共识达成。

因此我认为应当将此从我们的模型中去除，因为我们没有讨论到这点。我们谈到了 GAC 的运营原则以及其他任何支持组织。每个委员会、每个组织根据已经制定的规则进行决策并管理自身。

其次，你们说这不会有机会影响到 GAC 规则，但是在有人谈到董事会可能不考虑通过全体共识制定的建议时便影响到了

GAC 规则，这意味着如果 GAC 愿意听取共识或建议，则建议只能通过共识来达成。这是会立即造成的结果。

概括地说，修改章程所依据的理由，让我感到有点不适。我想引用报告中的内容，然后请英国代表发言。

Steve DelBianco，政府夺取 ICANN 的危险永远都未成为现实场景，并且压力测试中 GAC 建议限制表达自由的例子是不太好的选择，永远不会予以实行。

我们非洲联盟委员会的同事记得，在 GAC 建议中，如果不存在决策，就不会加入此处。因此声明的理由太过神秘，还包括其他内容。因此这和它并不相关。而是关于透明度。尽管谈论的是 GAC 透明度，但是 GAC 尚未在透明度上有任何经验。我认为这过于神秘。如果涉及一些神秘的理由，就会让我感到不适。这些是我现在想要说的。

SCHNEIDER 主席：

这些是他们的看法。容我提个建议。我们将在明天 8:30 开始会议，处理有关三字母的最后议程项目，然后再用 20 分钟左右时间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你们认为这样可以吗？

因此现在我们将为该讨论提供更多时间，然后在明天提前 30 分钟开始，进行有关三字母的讨论，这样可以吗？谢谢！

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谢谢 Thomas。我想我们需要扼要进行讨论。我们应当拥有原则 47 的副本。我们应当具有 GAC 当前建议的副本，正如章程中的第 XI 款所述，并且我们应当具有压力测试 18 的副本，大家了解我们讨论的是什么。

这讨论的并非是 GAC 的状态是顾问还是非顾问。我们来自非洲社群的出色同事表示 GAC 仍然是顾问。我们没有讨论这个。我们在讨论的是董事会如何处理 GAC 的建议。

当前，在章程中有一些内容显得有些笼统，而压力测试 18 希望将其阐明，ICANN 董事会仅有义务和 GAC 讨论我们达成共识的那些建议。而其他建议则完全没有。

当前，现有章程对此没有任何内容。这意味着存在这一些空间可供 ICANN 董事会参与某些讨论。他们希望完全排除这点。

因此如果让我们拥有该内容的副本，人们就能了解您在谈论什么。不幸地是我们将情况混淆了。

因此在进行讨论之前，尊敬的主席先生，请让我们拥有一份副本，来了解讨论的内容，以及提案的内容。否则我们会将情况混淆。

谢谢！

---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我们记录了这点要求，并且将在明天予以处理。

但我的问题是你们是否同意在明天 8:30 举行会议，并抽时间参与？我看到有人点头表示赞同。

有异议吗？

没有。好的。然后有请巴西代表继续，日本代表可能要再等些时候发言。

**巴西代表：** 谢谢 Thomas，感谢您让我有机会再次复述和重申我们在这一闻名的压力测试上的立场。

我想说巴西在 2014 年 3 月提出移交时便表示了支持。我们出于良好意愿而加入了这一过程，包括我自己、ICG 以及我在 CCWG 的同事。让我非常明确地阐述一点，我们并非未能看到在压力测试 18 以及 NTIA 为开始移交而制定的初始条件之间的明确关联。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关联。如果有什么关联，我们目前尚无法接受这一新的条件，因为这将改变我们参与的游戏的规则。

正因如此，我同意我们 CTU 同事的看法，他们表示不了解进行该讨论的原因。而我们则倾向于同意他，因为对于我们而言，这属于人为讨论。这是一种假设场景。我们已经用了大量时间来讨论假设场景。

真正让我注意的是对于压力测试 18 提出的所有理由，并且存在不同理由，因为他们在不断改变理由，他们未能认识到在最后，董事会可通过单一多数拒绝所有 GAC 建议。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同事们没有看到这点，这无论如何会带来由政府和我们夺取的风险，正如他们所说。

因此容我再次复述我的同事在 CCWG 中所说的内容，复述在 GAC 电子邮件清单中我们所说的内容，即我们对此不接受，不接受这种方式的章程变更。我们可继续讨论。我们非常欢迎在明天早上 8:30 以及本周进行该工作，但是在目前，我们未能看到该压力测试 18 和我们开始对 NTIA 为移交制定的条件开展工作之间的关联。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巴西代表。

接下来有请日本代表，然后是挪威代表。有请...

日本代表：

谢谢 Thomas。我们认为机制的作用是保持互联网的稳定运营，并确保 [音频不清晰] 以及 IANA 职能的问责制。

因此对于 GAC，涉及到解决共识达成问题，以及处理该情况和暂停移交过程。

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最后美国可批准及时进行移交。因此我们支持关键性变更。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有些小问题，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

您是说支持章程变更吗。对吗？日本代表，请阐明一下。您是说支持章程变更。是这样吗？

日本代表：

是的，这是我们的观点。

SCHNEIDER 主席：

非常感谢。

接下来是挪威代表、加拿大代表、西班牙代表。

有请挪威代表。

挪威代表：

谢谢主席。

我不想重复同事已经说过的内容。你们都知道，我们曾表示支持取消压力测试 18。对此的原因也在于我们认为，正如其他人所说，我们不同意它的相应理由。我们还认为当前有不信任



GAC 能够有负责的方式向 ICANN 董事会提出建议的信号，并且这对我们的运营原则以及提供建议的方式产生了干扰。

当然，我们不同意英国代表，因为不必要改变我们如今的运营方式，因为我们通常都以共识为基础开展工作。我们通常会在建议上达成协议和共识。这是进行我们不赞同的更改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另外，正如巴西代表所述，在当前章程的字母 K 的内容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无法找到解决方案，ICANN 董事会将说明其最终决策原因，说明为什么不遵照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因此已经有相关规定了。

我们希望在进行更改上有更好的理由，因为这是原则。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挪威代表。

有请加拿大代表。

加拿大代表：

谢谢主席。

实际上，我的意见主要是关于压力测试 18 的理由的最后干预，加拿大不支持这点。

对此的理由关乎稳定性。在我们关注这一重要的移交时，我们考虑到未来，我们必须都为将来考虑最为可靠和稳定的结构类型。

因为我们都已经确认，这是 GAC 如今开展工作的方式。这正是我们当前在这里进行的工作。我们尝试达成共识。这促使我们在一起非常成功地工作，并提出非常有意义、可靠、有用的建议，然后可让董事会据之行动。

我确实有一些顾虑，涉及到希望对此进行更改的理由。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进行某种多数型投票，只会造成分歧和不稳定，然后董事会将不得不尝试在政府之间进行协议谈判。这真的看起来不会有好结果。我们是否希望让自己不用协商自己的差异？我们实际将它交给了董事会，将自己不能达成一致的事情交给他们去制定协议。这实际上为董事会赋予了更多权力，并非更少。

因此我想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确实认为这是 GAC 的权力，并且其作用方式迄今为止都非常成功。出于对稳定性以及长久未来的关注，这就是测试对章程变更的作用，也让我在一起的工作能够非常好地进行。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加拿大代表。

---

下面有请西班牙代表。接下来是美国代表。

西班牙代表：

下午好。我将使用西班牙语发言。

关于之前在 GAC 建议的更大作用上所发表的意见，即通过共识得到的建议，尽管我不同意其中陈述的内容，我还是想要指出如果我们返回并审核 GAC 建议在过去产生的效果，即在过去几年对董事会产生的作用，对此我们的秘书制作了出色的工作文档，我们看到通过共识达成的建议并没有为我们的建议带来更多影响。董事会不完全接受我们的建议或建议的实施和 GAC 制定的目标不一致。因此我相信，压力测试 18 不会在这方面带来任何价值。

大多数人都认为在 GAC 建议上让董事会处于困难的情况，我还在 ACIG 制作的该工作文档以及章程的小节上看到，这涉及到 GNSO 政策制定流程。我看到这些组织可通过绝对多数制向董事会提交提案。

我们被要求在提供建议时要达成共识并且没有阻碍。在章程的附件或附录中，还有内容说明如果董事会不接受 GNSO 的提案，则应当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投票。在我们的情况当中，只需简单的多数制便可拒绝我们的建议。

因此对于出自 ATRT2 工作的章程存在变更，以重新协调 GAC 的该规则，但是该提案已经暂时暂停。

我相信压力测试的真正来源，我不知道如何用西班牙语来表述，因此我将使用英语，并非美国商务部制定的条件。我相信该提案的真正来源在于 GAC 运营原则的原则 53 中，这些原则规定了 GAC 的工作方法可能通过简单多数制更改的可能性。我相信这正是起源。

我不认为这和政府作为控制实体的角色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担当顾问角色，没有约束性。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有请美国代表。

美国代表：

谢谢主席。谢谢已经发言并表达自己观点的代表。

显然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多次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因此在性质上来说这对我们并非新问题。我想我们都非常清楚彼此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想借用加拿大提出的意见，即如果您看看条件，其中之一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维持、增强当前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稳定性。因此我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在当前模式下维持，实际上是确保 GAC 担任的唯一角色需要予以保留，需要加强，并且我们相信压力测试 18 提议的章程修订实际上可以帮助达成该目标。

由于我们听到有些同事对此提出疑问，我想我同意 Arasteh 先生的看法，并且可能重新查看文字内容可能是不错的办法，看看我们所讨论的文字内容的每个字句，因为它们并未以整体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在 GAC 有过这样的历史。ATRT1 和 2。因此 GAC 实际上修改了其运营原则 47。我相信是在 2011 年，为了使其更加明确，为了用明确的语言予以加强，实际上是在联合国的共识定义的基础上操作的。我们非常谨慎地进行该工作，因为我们明白，这实际上是 GAC 的主要工作方法。因此这样将特别有用，并且会直接送入新的通用顶级域名申请人指导手册。在第 3 章就异议进行了非常清楚的说明，并且创造了非常有力的前提，即在 GAC 达成共识的新通用顶级域名建议上，假定对于新通用顶级域名的异议将由董事会接受。

由此为 GAC 创造了优势。我们长时间感觉到，社群的很多部分都做得很好，我们是平等中的首位。GAC 的建议始终得到非常慎重的考虑，并且当然正是达成共识的建议给 GAC 带来了可信度和优势。

因此在该特定方法的请愿上我们没有问题，实际上这是个长期传统，不知道人们是否误解为 GAC 可持续提供自己选择的任何形式的建议。它可继续分享其成员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的观点。我们已经使用各种形式进行了该工作。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说过，各个政府的想法不尽相同。这是个最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由此告知董事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

但是正如我的几位同事谈到的那样，向董事会提出他们可据之行动的建议，例如 51%、55% 或 60% 的多数就可让董事会将自己的立场大致告诉少数人，从而在董事会制定的任何决策中少数人的观点将不予考虑。因此这样也对我们造成了不稳定的风险。并且我相信引起 CCWG 同事注意的丹麦和英国代表肯定就不稳定性有些顾虑，即 ICANN 董事会依据并非达成共识的 GAC 建议采取行动的不稳定性。

因此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只是为了增强当前所进行工作的方法，并未限制 GAC 和 ICANN 董事会分享大范围内观点的能力。它直接改变了期望，即董事会不应当依据并非达成共识的 GAC 建议采取行动，因为这会带来风险。我想社群的其余部分也非常在意该风险。

因此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肯定无需在今天回答，但是我很欢迎反对压力测试 18 的同事提供一些反馈和帮助。对于建议 GAC 应当和当前有所不同，以及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进行改变，这可能难以不提出反对。因此对此我们确实有真正的问题。

如果当前的共识方法得到支持，那么我的同事会提议什么方法让 GAC 采纳呢？

我想说的就这些。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美国代表。看看时间，我想我们已经听到了有关该问题的许多观点，我将对今天进行一下总结，这将不会是这周对该问题的最后总结，我可以保证，接下来有请伊朗代表，然后我们将结束今天的会议。

谢谢！

伊朗代表，请您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 Thomas。

前面出色的同事们谈到了需要压力测试 18 来处理 DNS 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可靠性上的意外情况，还有由政府这样的实体夺取的意外情况，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当前的情况是否导致 DNS 管理和协作上的任何不稳定性？如果是，请给出例子。

其次是巴西代表提出的观点。压力测试 18 和 NTIA 的条件 5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压力测试 18 是否能解决系统将由政府夺取的问题？我不认为对该方面提供了任何论据。

如果提供了有效的论据，我们会重新考虑接受采用正确措辞的压力测试 18 的想法。但是目前，对于这两个问题都没给出理由。稳定性和压力测试 18 没有关系，并且由政府夺取和压力测试 18 也没有关系。我们没有来自董事会的任何反馈表明当前的章程已导致或将导致这两个领域上发生任何难题。

因此“稳定性”或“夺取”这些词被滥用在这里作为借口。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谢谢您把观点分享给我们。我想，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尚未对提案的这一特定要点达成一致。

我认为我们可以结束今天的会议了，并且只是想申明一下，明天早上 8:30 我们将不再以讨论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将开始讨论议程项目 5，涉及到三字母代码的使用，时间是 8:30。然后我们将遵照已有的议程。在 2:00 我们将尝试解决或尝试就安全措施达成一致，只用很短的时间，然后使用时段 12 的其余时间，我想大概有一小时左右，继续这个有关压力测试 18 的讨论以及其他问题。

你们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这些内容。这并非强制性的。只是一种指导，因为我们还必须关注压力测试 18 之外的问题。请做好准备，我想我们将继续讨论压力测试 18 一些时间，但是不会用完整个小时，因为我们明天可能无法达成一致。因此我确实想在明天至少用半个小时讨论其他问题，从而让我们看看还存在其他什么问题是我们应该尝试达成共识的。

我希望我说的大家已经大致明白。那么明天 8:30 在这里见。我看到 Olof 在走向我，这通常是好兆头。



---

OLOF NORDLING: 我们可能存在困难。

SCHNEIDER 主席: 我们可能存在困难。也可能是不好的兆头。

OLOF NORDLING: 很显然，我们在这个房间将会有不速之客，时间是 8:30。

SCHNEIDER 主席: 好的。这是不是 GAC 的会议室？

OLOF NORDLING: 我从 Julia 那里得到这个。

SCHNEIDER 主席: 我们可以用一分钟时间对此说明一下吗？因为我在 Tom 的计算机上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有可能这个被移动了。因此请等待几秒钟，我想再确定下是在 8:30 见面还是在 9:00，然后另外寻找一个时段来讨论三字符问题。

并且 Tom 将把伊朗代表和其他人要求的文档分发出去，这是进行该讨论的基础。

好的，Julia 说没问题，我们可以在 8:30 见面。我对此表示抱歉。我们可以在 8:30 开会。祝大家晚上愉快。祝大家在都柏

---

林的周六之夜愉快。请不要走得太远。不久天色就会变得很暗。明天 8:30 再见。

非常感谢。

[听力文稿结束]